

十七史商榷

十

七

六

五

四

十七史商榷卷四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四
魯世家與年表相違

魯世家徐廣注曰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歷譜合而

反違年表未詳何故今考之平公世家二十二年卒

若依年表當十九年其餘俱合無違反者惟年表悼

公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此當在定王三年乙亥今

誤入四年丙子魯共公元年此當在烈王二年丁未

今誤入元年丙午則與世家遂多牴牾然哀公既卒

于定王二年甲戌則悼公元年自當在三年乙亥由
此數之方與十四年知伯滅合豈徐廣于劉宋時所
見之本已不免傳寫之誤邪又知伯滅之年爲晉哀
公四年各書所載皆同但晉出公以十七年奔齊其
年爲定王十一年癸未魯悼公九年也明年甲申晉
國無君史記不詳其事蓋知伯專晉如季孫意如事
而出公之卒當卽在此一年中若今本史記于世家
知伯滅又誤十四年爲十三賴有左傳正義所引正
之甚矣刊誤之難也

滅楚名爲楚郡

楚世家秦將王翦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
云孫檢注云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秦郡震澤王
氏刻本作三郡疑是當從之秦莊襄王名楚本諱楚
字故于破楚虜王後除去楚名而爲郡也楚郡之楚
字疑衍三郡當謂南郡九江會稽如黔中固是後來
所置非初滅六國時所有南海桂林象郡亦然且于
楚亦僅羈縻非其疆域然如長沙郡則實楚地建爲
郡者而孫檢但言三郡特約畧之詞耳其實當言四
郡抑古人四字亦積畫作三故易混邪

孔子世家

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極亦復斟酌盡善王介甫妄
 議之全不考三代制度時勢不識古人貴貴尚爵之
 意困學紀聞史記正誤篇又載王文公及滴水李氏
 說皆非也

外戚世家附

外戚世家末褚先生附三段一段記武帝同母異父
 之姊修成君及衛子夫事又述衛青尙平陽主事一
 段記武帝所幸尹媼好邢夫人事一段記鉤弋夫人
 事每段各系以論斷皆鄙瑣惟衛青尙主事甚詳此
 事史記于青傳只一句而漢書青傳則采用褚所補

語惟此稍可取

三召平

項羽本紀內廣陵人召平矯陳涉命封項梁呂后本

紀內齊王相召平舉兵欲圍王

亦見高
五王傳

蕭何世家內

有故秦東陵侯召平種瓜城東三人皆同姓名非一

人通鑑十三卷胡三省注已言之

四皓

四皓留侯輔立惠帝以致趙王如意母子冤死成呂

氏之亂唐五王既殺二張奪武氏位當迎立太宗他

子之子不但不當使中宗復辟并高宗之子皆不當

立此二事者吾皆恨之

張負

史記高祖紀從王媪武負貰酒武負諸家皆不注漢書如淳注則云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王媪王家之媪武負武家之母也絳侯周勃世家勃子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索隱引應劭漢書注云負河內溫人老媪也又云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然則負爲婦人之稱明矣若陳

丞相平世家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平欲得之此張負則的係男子觀下文負既見陳平於邑中人家喪所又隨平至其家語甚明白而索隱乃云負是婦人老宿之稱或恐是丈夫一何淺謬

陳平邪說

陳平小人也漢得天下皆韓信功一旦有告反者閭左蜚語略無證據平不以此時彌縫其隙乃倡偽遊雲夢之邪說使信無故見黜其後爲呂后所殺直平殺之耳迨高祖命卽軍中斬樊噲而平械之歸噲呂氏黨也故平活之其揣時附勢如此且平六出奇計

而其解白登之圍特圖畫美人以遺闕氏計甚庸鄙
又何奇焉

梁孝王世家附

梁孝王世家末附一段記梁孝王欲爲太子事又記
梁孝王殺袁盎景帝使田叔案梁事已見田叔傳此
重出可厭

五宗世家

五宗世家凡十三人皆景帝子以其母五人所生號
爲五宗殊屬無理漢書改爲景十三王傳是也但其
中臨江哀王闕于漢書作闕去于字景紀亦然則未

詳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武帝之子所載直取請封三王之疏及三封策錄之與他王敘述迥異則遷特漫爾鈔錄猶待潤色未成之筆也據漢書武五子傳武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閔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遷但取閔旦胥不及戾太子及髡者閔旦胥之封在元狩六年遷書訖太初則三王自應入世家髡封于天漢四年既有所不及書而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

年遷固目擊其事前則因其為太子不當入世家後則既敗不復補書且有所諱也

歐陽文忠公曰自晉書失其法以晉書為固且固之

固之其法王且與劉魏王相李夫人出昌邑侯王

固主與太子儲儲我坐固固王夫人坐後與王固

固曰未與之筆也魏書短正于魏短帝六長也

往來社之與於王於也西異限數并數固也

三王傳案加帝之千何魏直與肅性三王之簡又三

三王傳案也陳書改為景十三王傳是也何其

三王傳案也陳書改為景十三王傳是也何其

三王傳案也陳書改為景十三王傳是也何其

十七史商榷卷五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五

正義改列傳之次

常熟毛氏刻集解及索隱皆伯夷列傳第一老子韓非列傳第三此元本也而震澤王氏刻以老子莊子居伯夷傳之前同爲一卷居第一申不害韓非爲一卷居第三蓋正義本也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升老子莊子因老而類升張守節從之若監本老子伯夷同傳第一莊子韓非同傳第三則又是後人所定

刑名

老子韓非列傳云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非刑罰之刑與形同古字通用刑名猶言名實故其論云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商君列傳少好刑名之學義同陳氏瑚曰申韓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也愚謂禮記王制篇云刑者劓也劓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墨子經上篇云力刑之所以奮也生刑與

知處也皆以刑為形呂氏春秋君守覽云臯陶作形

高誘注引虞書五刑有服則知刑與形通矣漢張歐傳孝文

時以治刑名傳太子師古引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各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

合於六經

弟子籍

仲尼弟子列傳裴駟注引鄭元注如母季字子產鄭

元曰魯人秦祖字子南鄭元曰秦人之類既非論語

注鄭又不注史記家語王肅私定鄭亦不見竟不知

此為鄭何書之注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然

則亦是孔安國所得魯共王壞宅壁中取出書也蓋

康成曾注之壁中書如逸書逸禮康成皆不注而弟子籍則有注

弟子籍出孔氏古文所云少孔子若干歲云云的確可信

范雎傾白起殺之

白起破趙長平詐坑其卒四十萬自謂建不世之功孰知范雎已伺其後傾而殺之天道惡殺而好還豈不可懼哉若雎亦小人之尤也夫起在秦則可謂勞臣矣雎惡其偏已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蓋自古權臣欲竊人主之威柄雖有良將在外務掣其肘使不得

成功甚且從而誅翦之其但爲一身富貴計而不爲人主計有如此者

張耳弒故主

張耳與陳餘共立趙王歇臣事之耳初無德於餘及耳與趙王歇保鉅鹿城爲王離章邯所困責陳餘出死力以救之陳餘救之不力其後項羽來救破秦於鉅鹿圍得解而耳遂給奪陳餘兵此耳負餘也項羽立耳爲常山王餘襲攻耳耳亡走乃遂忘羽救鉅鹿及立已爲王之大恩而背楚歸漢此又耳之負羽也餘既定趙迎歇復爲趙王其後耳遂與韓信破趙擊

斬餘泝水上亦已甚矣乃并趙王歇追殺之較羽之
弑義帝殆有甚焉義帝奪羽兵柄而歇則無怨于耳
特以憾餘并其故主殺之尙得爲有人心者乎耳真
小人惟利是視身旣善終子孫封侯五世乃絕不可
解也

漢功臣表師古注云張耳及子敖並無大功
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此言甚確

耳之後傳至漢末而儉且入黨錮之魁遂爲清流所
推重刑章捕之不自詣吏慷慨對簿徒亡命自全坐
藏匿而糜爛者且數千百人在黨人中亦爲下品

諸傳互見

六國之後惟魏豹韓信田儼三人有傳若魏王咎韓

王成與夫趙王歇楚懷王孫心則其事已互見于他處故皆不爲列傳不欲贅出耳至諸田之稱王者多

矣皆見僭傳中以僭實首事聊用爲標目耳辟陽侯審食其

當入佞幸亦因事已他見故不贅出此隨事立文非有成例也六國獨

燕無後所立韓廣臧荼皆非燕之子孫蓋燕遣荆軻

刺秦王不中秦恨之刺骨燕亡後遂盡滅其族此史

傳所不載而可以意揣者漢書皆因史記之舊惟有魏豹田儋韓王信三傳

韓信兵法

韓信既破趙軍斬成安君與諸將論所以勝趙之術因引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

二句當在武經七書某篇失記侯考六韜六卷尉繚子五卷司馬法

三卷吳子六篇黃石公三略一篇唐李衛公問對一篇孫武子十三篇以上七書宋元豐間頒行武學至今仍

之 太史公自序云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漢書藝文志分兵書為四種一權謀二形勢三陰陽

四技巧權謀內有韓信三篇班氏論之云權謀者先

計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又總論云自春

秋至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作漢興張良韓信序

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觀

信引兵法以自證其用兵之妙且又著書三篇序次

諸家為三十五家可見信平日學問本原寄食受辱

時揣摩已久其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皆本于
平日學問非以危事嘗試者信書雖不傳就本傳所
載戰事攷之可見其純用權謀所謂出奇設伏變詐
之兵也形勢內有項王一篇項王嘗學兵法故良與
信亦取而存之以項之形勢當信之權謀則敗矣

信自立爲假王

信定齊後若不自請立爲假王以鎮之高帝之忌而
必欲殺之猶未必如此之甚也然張耳定趙自請立
爲趙王以鎮之而高帝殊不介意耳庸材因人成事
不足忌耳

信反面攻故主

信本項氏臣雖無異遇非有深嫌去而事劉可也反面而攻故主親斬殺之可乎故友鍾離昧爲漢所深怨窮而歸信卽斬其首歸漢其傾危至此范雎怨魏齊欲殺之魏齊亡匿平原君所秦給平原君入關而謂曰願使人歸取魏齊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其意錚錚讀之令人氣壯信欲斬窮交以自贖仍不免被擒亦可羞矣陳平稱昧爲項王骨鯁之臣信固嘗與昧比肩事項王信親誅故主何有于故友昧欲依之固爲不

智而信之惟利是視誠反覆小人鍾室之禍要非不幸也然千載而下有可爲信解嘲者初爲漢連敖坐法當斬同輩十三人皆斬訖信以滕公救得生死于鍾室較死于連敖差勝矣但薦信爲大將蕭何也給信而斬之亦蕭何也曾不少憐焉何也何之傾危殆與信等

田榮擊殺田市

田儋定齊自立與其從弟榮榮弟橫俱起爲章邯破殺榮收餘兵走東阿邯追圍之賴項梁救之擊邯邯走而西榮乃得免齊人因儋死國無主乃立故齊王

建之弟假未爲大謬也而榮甫脫大阨旋擊逐假假
亡走楚乃立田儋子市爲王榮相之亦可已矣及項
梁以東阿之役追章邯而邯兵益盛乞兵於榮榮乃
邀之使殺田假乃出兵楚以義不忍殺則遂坐視章
邯敗殺項梁而不救其後項羽滅秦分立諸侯王乃
徙田市王卽墨更封田都于臨淄田安于濟北而以
田榮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不得王羽之主約人皆
稱其不平而此事則未可非榮逐田都殺田安且擊
殺田市於卽墨而并有三齊以自王何其戾也夫儋
與榮橫三人爲從昆弟實齊之疎族而假爲故齊王

建之弟假之當立甚於儋其立也又非取之儋手榮
必欲殺之悖暴已極乃因此讐項氏以德爲怨又并
儋子市而殺之何哉誠喪心害理之尤者項氏之敗
半爲田氏牽綴不西憂漢而北擊齊以此致亡漢宜
心德田氏然其後田橫亡居海島高帝召之則恐其
爲亂非真欲赦之橫自知不免來而自殺高帝爲流
涕葬以王禮高帝慣有此一副急淚藉以欺人屢矣
不獨于田橫爲然心實幸其死非真惜而哀之也

灌嬰於平諸呂爲有功

諸呂之平灌嬰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

軍軍北軍呂產居南軍其計可謂密矣卒使酈寄給
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而誅諸呂者陳平周勃
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時高后奸
謀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見不可撲滅者乃
聽張辟疆狂豎之言請拜產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
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守白馬之約而平勃以爲無所
不可然則成呂氏之亂者平勃也幸而產祿本庸才
又得朱虛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間而亂卒平功盡
歸此兩人而孰知當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之時嬰之
遠慮有過人者齊王之殺其相而發兵奪琅琊王兵

并將而西也此時呂祿獨使嬰擊之嬰高帝宿將諸
呂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際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嬰
平日僞自結於呂氏若樂爲之用者而始得此於祿
旣得兵柄遂留屯滎陽待其變而共誅之其時呂氏
亂謀急矣顧未敢猝發者彼見大將握重兵在外而
與敵連和以觀變恐猝發而嬰倍之反率諸侯西向
故猶豫未忍決於是平勃乃得從容定計奪其兵權
而誅之然則平勃之成功嬰有以助之也然嬰不以
此時亟與齊合引兵而歸共誅諸呂乃案兵無動者
蓋太尉入北軍呂祿歸將印此其誅諸呂如振槁葉

耳若嬰合齊兵而歸遽以討呂氏為名則呂氏亂謀
 發之必驟將印必不肯解而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彼
 必將脅平勃而拒嬰與齊之兵幸而勝之喋血京師
 不戕千萬之命不止此又嬰計之得也

與趙趙味以賄嬰狂者然而嬰計之只卒歸矣西伯
 謂蒯聵矣爾未竟卒發齊趙且大誅亂臣矣蘇林而
 謂嬰與齊國習耳樂觀者其變而其為之其神也且
 平曰魯自魯外呂氏甚樂為也其言而能督此外願
 呂氏忽若大耳而欲急攻趙也且趙以重兵與必嬰
 決謀而西趙卷五呂氏亂謀與嬰謀之嬰高帝留張敖

十七史商榷卷六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六

酈陸傳附

史記酈生陸賈傳未提行起附平原君朱建事此傳
寫者誤提行當連寫觀論贊則附建事當亦是子長
筆惟其中建勸黥布勿反云語在布傳而裴駟云布
傳無此語此爲可疑但太史公贊言平原君子與余
善是以得具論之則知此段仍子長筆也至此下又
重述酈生初見沛公及說下陳留事語皆重見何用

贅出悉褚先生妄附益耳其中誤以籍孺閔孺為一人此道聽塗說索隱已譏之而今皆與元文相亂何也

張恢先

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則先直作生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而此傳末有鄧公則漢書作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又匈奴傳匈奴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裴駟曰先先生也漢書先亦作生以先生為先古有此語班氏改先為生以其亦可單稱生也貢禹

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

曰生謂先生也

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師古曰先生也晉書郭璞傳璞好卜筮才高位

卑著客傲曰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嚴先者嚴先生遵也

聶翁壹

史記韓長孺傳匈奴傳俱有聶翁壹漢書于韓傳作聶壹于匈奴傳則仍作聶翁壹蓋壹者其名翁者老稱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為翁故可省

匈奴大宛

匈奴贊但言春秋定哀多微詞又泛論宜擇將帥大宛贊只辨昆侖虛妄餘置不論傳中言案古圖書名

河所出山曰昆侖而贊則云惡睹所謂昆侖有味可想

大宛傳始之以張騫終之以李廣利敘騫事作結束之筆則云於是西北始通漢矣然張騫鑿空著其首倡邪謀也敘廣利事作提唱之筆則云欲侯寵姬李氏拜廣利爲貳師將軍以往伐宛見此舉志荒矣班氏以二人截分兩傳體例明整馬不如班文筆離奇班不如馬

往伐宛者數萬人入玉門者僅萬餘人死亡十之九矣衛將軍傳云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

者不滿三萬匹言馬以見人也人本因人對字首

衛將軍驃騎

衛將軍驃騎列傳敘述戰功雖詳而指摘其短特甚其論贊又補敘蘇建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宜招選賢者大將軍謝以奉法不敢招士與傳中和柔自媚等語相應其下則云驃騎亦放此意而末束以一句云其爲將如此論體應加褒貶此則敘述而止無所可否乃論之變例隱以見其人本庸猥用兵制勝皆竭民力以成功豈真有謀略敵未滅無以家爲亦是自媚之詞非其本心上益重之者

與信燕齊怪迂士搯擊談神仙同一受欺耳此遷意也

李廣傳贊美其死天下知與不知皆盡哀忠心誠信于士大夫衛青傳贊則著其不肯招士位尊而天下

賢士大夫無稱兩兩相形優劣自見乃青名為不薦

士而傾危如主父偃漢書偃傳云立衛皇后偃有功焉此偃所以報青殘賊

如滅宣皆其所薦又為郭解請免徙關內然則青特

不薦賢耳於不肖者未嘗不交通援引也

佞幸傳末忽贅二語云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

然頗用材能自進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子

長措詞如此則非因此而當此也等語此等

公孫宏等

公孫宏及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傾險浮薄之徒耳而其上書言事皆能諫止用兵蓋是時如若輩者猶倚正論以行其說武帝亦喜而恨相見晚武帝好文故愛其辭而不責其忤已偃既任用遂請城朔方以為滅匈奴之本與初進議論大相矛盾矣

公孫宏以儒者致位宰相封侯乃與主父偃同傳張湯杜周皆三公也乃入之酷吏傳予長惡此三人特甚故其位置如此至班氏欲體裁整齊故遂提公孫

宏與卜式兒寬同傳而主父偃自與嚴助朱買臣輩同傳搭配停勻殊覺合宜不似子長之不倫不類矣至于張杜兩人在子長輕薄之則可豈料其子孫名臣相繼富貴烜赫自不便復入酷吏故班氏不得已而升入列傳夫兩人皆殘刻小人致位三公亦過矣乃其後復大昌誠不可解班氏求其故而不得故于湯傳贊則以湯雖酷烈及身蒙咎爲解見其餘殃不當又及子孫若杜周則善終者班氏幾無以爲解故於傳贊深致其疑訝而終解之曰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見得除非因此或當流慶此等措詞之妙班

直不讓馬矣。吁！自有馬班而二人之惡孝子慈孫百

世不改。若非良史則爲善者懼爲惡者勸。史權不亦

重哉。

蘇氏洵譏班以畏張純之徒故升湯等于列傳殊未諒班之苦心。

湯之後有安世。有放。至東京則張純爲議禮名臣。與鄭康成同傳。周之後有延年。至東京則杜篤在文苑傳。而杜畿又魏之名臣。杜預又晉之名臣。直至唐之杜子美乃爲詩人。弁冕自子美以下始無聞。遺澤之遠至千餘年代。有名人。

司馬相如

戰國策敘蘇秦貧賤時困阨之狀。及佩趙國相印歸

而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史記司馬相如竊妻買酒舍酤酒令妻當鑪身著犢鼻褌滌器市中及拜中郎將建節馳傳使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卓王孫喟然嘆自以使女得尙長卿晚漢書朱買臣貧爲妻所棄後拜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守邸與上計掾吏驚駭遂乘傳去見故妻載之後車妻自經死三者正是一副筆墨史傳中寫小人得志情形亦多矣而國策史漢尤善描摹窮秀才誦之不覺眉飛色舞作四書八股文者每拈孟子舜發畎畝一章題便將此段與會闌入毫端真

堪一噓然如蘇秦及買臣終得慘禍稍有識者猶知
戒之若相如之事輕薄文人自許風流干載下猶艷
羨不已自知道者觀之則深醜其行而不屑挂齒牙
間也韋昭注相如事云言其無恥也昭本通經此言
甚有識若司馬遷雖有識究屬文士頗有取于
相如之文而載之譏之
之意半取之之意亦半

司馬相如傳贊後人所亂

司馬相如傳贊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
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
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
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

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
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漢
書贊全用其文但於首加司馬遷稱四字末尾刪余
采其語云云大約史記一書爲後世妄人附益甚多
楊雄云云乃班氏之言余采其語云云仍是司馬氏
之元本不知何人妄取班以益司馬遂成此惑

儒林傳

子長於封禪平準等書匈奴大宛等傳直筆無隱至
儒林傳則力表武帝之能尊儒又田蚡公孫宏本傳
及他傳惡之殊甚而儒林傳則言蚡爲相始絀黃老

刑名百家之言而延儒者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而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皆是深許之且又詳載宏請置博士弟子等奏制曰可而結之曰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其歸功於武帝君臣如此此篇多是頌揚可謂不以人廢言惡而知其美也班氏所云不虛美不隱惡良信而先黃老後六經非子長本意明矣

公孫宏疾汲黯則請徙爲右內史疾董仲舒則請使相膠西王五宗世家言膠西于王端爲人賊戾所殺二千石甚衆宏之請使爲相欲殺之也與盧杞陷顏

真卿正同其後膠西王卒善待仲舒媚嫉者爲徒勞
矣

酷吏傳

酷吏傳論稱十人蓋郅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
縱王溫舒尹齊滅宣杜周也而其敘首中又帶敘侯
封鼂錯二人共十二人鼂錯雖刻深究以文學進子
長不忍抑之與刀筆吏及攻剽爲羣盜椎埋爲姦者
伍故只用帶敘侯封則於敘首中已明目之爲酷吏
矣而不數者子長意以酷吏惟郅都當景帝時餘皆
盛於武帝之世侯封高后時人故略而不數於都傳

中特提云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
法民朴畏罪則固無所事重法矣而都獨先嚴酷云
云者深著都實首惡以爲世戒也次敘甯成周陽由
皆從景帝入武帝者而又特提云武帝卽位吏治尙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末又結之云自
成由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成由等矣見
酷吏多而吏治壞在武帝世也又次趙禹而言禹晚
節吏愈嚴而禹治反名爲平其用意如此後又詳述
盜賊滋起官事耗廢皆由酷吏所致乃又云慘酷斯
稱其位一似自相矛盾者紆其詞耳

十二人中得免禍良死者僅趙禹尹齊杜周三人而

已棄市者五人自殺者三人髡鉗者一人

楊僕不應
提行另起

必是後世陋儒所改非子長元本班氏因此遂以楊
僕列酷吏數中子長不數也詳翫史記原文自明且
僕為將軍班以征伐事
皆入酷吏傳尤不類班氏於十二人之後增益昭

宣以下四人田廣明田延年嚴延年尹賞也良死者

僅尹賞而已餘三人其二皆棄市其一自殺

通飲食

史記酷吏傳盜賊滋起乃使范昆等發兵興擊斬首

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

數千人通飲食坐連漢作通行飲食坐相連彼尹賞

傳云守長安令捕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數百人皆
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又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
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
通飲食之義如此

後書陳寵傳寵子忠上疏曰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
盜不斷則爲攻盜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通行飲食
罪致大辟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
也飲音蔭食音寺

滑稽傳附

滑稽傳末褚先生附甚多若王夫人請封其子於齊

事重出可厭鄴令西門豹事又不當附滑稽

史通駁史記

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毋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愚謂游夏毋季子貢已載仲尼弟子列傳史通妄也困學紀聞有史記正誤篇愚謂子長與經傳牴牾處誠多至如史通此條紀聞亦取之則無識

太史公

白序篇內自談爲太史公以下一段敘其父談事

六稱太史公皆指談也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云云
以下旣述父談之言又與上大夫壺遂相往復又自
述遭李陵之禍作史記事凡四稱太史公皆自謂至
其下文云漢興文學彬彬稍進百年之間天下遺文
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此則又屬其父其下又云太
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則標明其父子相繼爲太
史令故皆得稱太史公之旨其下又序作紀表書世
家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序略此稱父子共
之末又總結之曰太史公曰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
而訖此太史公則又屬自稱若本紀列傳等篇之贊

所云太史公曰者則亦皆自稱班氏誤以談言爲遷
言蓋因名稱參錯炫目致溷余竝黃帝以來至太師

司馬氏父子異尙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也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並致
其不滿之詞而獨推崇老氏道德謂其能兼有五家
之長而去其所短且又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
功多與儒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校以明孔
不如老此談之學也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尙猶劉
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觀其下文稱引董仲舒

之言隱隱以已上承孔子其意可見

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闈如竇太后宗室

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

直不疑班嗣漢敘處士如蓋公曹參鄧章袁盎王生

張釋之傳蓋寬饒傳亦有王生其議論絕類老氏但為太子庶子且與文帝時代隔遠與釋之傳中王生

非一人黃子司馬遷傳楊王孫自有傳安丘望之見後書等皆

宗之東方朔戒子以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

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是亦宗黃老者而遷獨不然漢本

傳贊謂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此本班彪之言

見後漢本傳而固述之桓譚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

尤曰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班彪桓譚皆誤以談之言卽遷之意與不然與本漢敘傳述其從父嗣好黃老父彪則尊儒遷意與班同但不便斥老斥老則形父之短耳

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及入爲相國壹遵蕭何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民事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蓋蕭曹皆學黃老

者張良陳平同傳平傳稱少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而良愛黃石公書是良平二人皆黃老也

裴注引衛宏非是

裴駙於自序末引衛宏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今觀景紀絕不言其短又遷下蠶室在天漢三年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卒在昭帝初距獲罪被刑蓋已十餘年矣何得謂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乎與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十七史商權卷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一

漢書敘例

今人家漢書多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本字密行多篇帙縮減誠簡便可喜予亦用之但前明南監板有顏師古敘例此削去不存則來歷不明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據敘例注漢書者師古以前凡五種一服虔二應劭

各為音義

自別三晉灼

西晉人集服應為一部又以意增益辨

施行

前

嘉

喪亂此書不至江左自東晉四臣瓚不知其姓亦晉

迄梁陳江左學者皆弗見續厠已見名集解音義凡二十四卷又史記集解序

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索隱曰即傳瓚劉孝

標以爲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

將軍誅歿不言注漢書又其注有引祿秩令及茂陵

書然彼二書亾于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傳瓚者

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穆天

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稱臣

者以其職典秘書也索隱此說是師古不信太拘又

李廣芸云臣瓚水經注多五蔡謨晉書七十七卷本

作薛瓚并有逸文存參五蔡謨傳漢東晉元帝時

始入仕卒于穆帝永和末年七十六謨總應劭以來

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師古則云謨全取臣瓚一

部散入漢書然則謨但襲取瓚書初不知取應劭以

來衆家晉書非也師古又云自此以來始有注本蓋

漢人注經與經別行服應灼瓚亦用此師古據此五

體不載漢書正文并合爲一自謨始師古據此五

種折衷而潤色之又敘例臚列諸家姓名爵里出處

凡二十三人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

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揖所著今傳者有廣雅卷首題魏張揖誤隋曹

憲音解憲避煬帝諱改名博雅上蘇林張晏如淳廣

書表自稱博士臣揖當是曹魏人孟康項昭韋昭三國志昭傳

引晉中經部云魏有陳郡丞馮翊如淳注漢書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采外添入

然昭注國語今存而傳亦無則傳不備也劉寶一家師古則于五種外又添荀悅漢紀并崔浩

漢紀音義及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三家敘例云儲君

上哲之姿守器之重以孟堅述作宏贍服應蘇晉尚

多疎紊蔡氏纂集尤為抵牾顧召幽仄俾竭芻蕘攷

舊唐書七十三卷本傳顏籀字師古齊黃門侍郎之

推孫也其先本居瑯邪世仕江左之推歷事周齊齊
滅始居關中師古貞觀十一年爲秘書少監時承乾
在東宮命師古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
令編之秘閣語與敘例合敘例又云歲在重光律中
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重光是辛年當爲貞觀十
五年辛丑舊唐七十六卷承乾傳言承乾以十七年
被廢爲庶人徙黔州則此書之成必十五年矣師古
十九年卒年六十五則書成時年六十一也其述服
應蘇晉蔡氏不及臣瓚以蔡氏書卽全取臣瓚耳但
本傳又言師古叔父遊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

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今敘例竟不及遊秦
全書中亦從未一見本傳載師古典刊正引後進爲
讐校抑素流先貴勢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
納賄太宗謂曰卿學識可觀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
所許師古之爲人如此攘叔父之善而沒其名殆亦
其一蔽乎

新書一百九十八卷儒
學師古傳與舊書畧同

史記裴駟注引漢書音義攷之漢書往往爲孟康等
家之言間亦有無諸家名而直爲師古之言者若果
爲師古之言則裴駟是宋人安得引之可見師古勦
襲舊注不著其名者亦時時有之

張守節于集解序
注云漢書音義中

有全無姓名者裴氏直云漢書音義大顏以為無名
義今有六卷題云孟康或云服虔蓋後所加皆非其
實未詳指歸也大顏即遊秦即如是師古亦宜如九
經疏引爾雅某氏之例稱某氏不當攘為已說况如
地理志末總論一段內雜邑與宗周通封畿句下顏
注一段今毛詩王風譜疏引之以為臣瓚注孔穎達
與師古同時目睹舊注知其為臣瓚而引
之師古公然攘取以為已有此類非一

許慎注漢書

許慎嘗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注中者尚多不知五
種中是何種中所采敘例不列其名不知何故慎所
著全部惟說文存餘五經異義淮南子注皆不存但
引見他書

劉之遴所校漢書

南史五十卷劉之遴傳梁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漢書
真本之遴叅校異同錄狀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
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今本無上書年月
曰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
班彪事古本云彪自有傳今本紀表志傳不相合爲
次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
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
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
戚下在陳項傳上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
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

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
仕爲侯王雲起龍驤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
助雅詁今本無此卷攷其所云今本者則梁世所行
之本與今刻不異旣編次體例若是之叅錯則字句
異者亦必甚多乃僅舉韓彭敘述數句恐之遴等亦
未能全校耳云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次外戚下在陳
項傳上云云一似古本無表志者其實則外戚在表
志後諸王在外戚後陳項上耳不以文害詞可也今
漢書一百二十卷而古本只三十八中又有音義一
卷則古本卷甚大其併合如何已無攷而音義在三

十七則敘傳仍當居末而無音義也宋平玉南河傳

監板用劉之同本

之同又稱景文淵堂

前明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甬川張邦奇修補監
中十七史舊板并添入宋遼金元十一年七月成其
漢書所據建安書坊劉之同板也蓋自師古注後傳
本不一宋仁宗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爲刊誤備列
先儒姓名二十五人師古所列二十三人外添師古
及張泌也泌江南人歸宋太祖時收僞國圖籍召京
朝官校對皆題名卷末今藝文志未附校一段不稱
臣泌張良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四傳末各附校一

段則稱臣似似等語皆附各卷末矣而賈誼傳中
臣似語則又插入顏注不別附卷末蓋傳寫參錯宋
史三百二十卷余靖傳云字安道韶州曲江人爲秘
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
蔚宗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與校例合余靖之後又
有宋景文祁校本凡用十六本參對而成建安板卽
用景文本爲正不別采入諸家辨論凡十四家刻于
寧宗慶元中旣冠師古敘例于前又附余靖宋祁原
校所采先儒姓名書目之同又稱景文所據爲十五
家按其目實十六殆因江南本原係宋平江南所得

而舍人院本卽江南本之藏舍人院者一本二目故併稱之之同所采三劉刊誤出劉敞與其弟放其子奉世撰宋史三百十九卷敞傳云字原父臨江新喻人不言有此書惟放傳云字貢父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奉世傳云字仲馮精漢書學而已其實兩漢皆有三劉評論雖與宋祁同時而祁却未采今書已亾賴之同采之得存毛氏汲古閣板于顏注外僅存臣泌等五條其餘盡去之不如監板所據之建安板爲該備

史漢煩簡

晉書張輔傳輔著論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此固不如遷愚謂此強作解事史體至史記而定班踵馬體則才似遜然論古正不必爾若以煩簡定高下此何說乎馬意主行文不主載事故簡班主紀事詳贍何必以此爲劣

刊誤補遺

三劉氏作刊誤而崑山吳仁傑斗南又作刊誤補遺是當爲刊刊誤矣今予於吳氏再爲饒舌則又當爲刊誤補補遺矣展轉駁難紙墨益多豈不無謂而可

笑人生世上何苦喫飽閑飯作閑嗑牙但曝書亭集
於此書盛相矜許人或因此遂奉爲枕中鴻寶而不
察其爲醇疵互見之作則恐貽誤後學斗南辨析漢
事掊擊小顏甚有功稍嫌援引多裁斷少耳至糾纏
諸經詁訓於史學中攙入經學橫加掎摭剔剔不休
則非也宜分別觀之卽如京兆注以京爲絕高又訓
爲大兆爲衆此甚可通而斗南以爲不然謂古人稱
京師者京是地名不必定天子所居師則都邑之稱
而非衆也援洛師爲證殊不知洛誥洛師鄭康成注
正以師爲衆然則師之所以得爲都邑之稱者正取

衆義也而兆本衆義其取衆明矣又據詩公劉篇于京斯依京師之野以爲京是邠土別名公劉時已稱京師不必天子此則更妄公劉篇乃召康公作豈公劉時語况毛鄭以京爲絕高師爲衆吳反據以駁漢書注可乎因論人表所列八元八愷遂以己意盡改舜典鄭注及孔傳爰斯伯與朱虎熊羆本四人耳今分爰斯爲二朱虎熊羆爲四憑臆而談不顧人笑來尤可駭者允征篇允所征之義和與斟灌斟尋風馬牛不相及忽然攪和打成一團因義和是重黎之後而國語黎後有斟姓遂謂斟灌斟尋卽義和謂人表

分列爲誤又東坡蘇氏文士也恃其才高遂爾攘臂
說經要爲強作解事書序云羲和涵淫廢時亂日序
孔子所作的確可信東坡忽然翻案謂羲和乃夏之
忠臣黨於太康與相者允則羿之黨而允征一篇乃
羿之史臣所作斗南承蘇之說而演之謂羿假王命
以行如司馬氏討諸葛誕而假魏主命天下有忠臣
而涵淫者乎此事予別有辨又以稟非卽寒浞之子
名澆者益稷篇云毋若丹朱傲傲一作稟卽此人是
罔水行舟卽謂其盪舟朋淫于家卽謂其與丹朱朋
比爲淫此人在唐世不與夏羿同時又謂周之太顛

卽師尙父太公望任意造言紕繆斯極武成篇是僞本以丁未至庚戌爲越三日非是當爲越四日孔穎達回護僞經而以爲四字積畫誤爲三此遯辭也處士嚴發碑雖係漢碑而書日之法與僞武成同洪适隸續曲爲解皆非是斗南謂召誥是武成非并譏嚴發碑之非其說善矣然終不能辨武成爲僞則何也又謂鄭康成知方明爲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爲明堂爲知二五而不識十亦妄大約一涉經典便鑿空杜撰此趙宋人之恒態凡大儒皆然於斗南何誅

十七史商榷卷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

夢與神遇

高紀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于上已而有娠遂產高
祖顏師古注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攷毛詩草蟲云
亦旣覲止傳云覲遇也鄭箋引易男女覲精夢與神
遇謂此也顏注非

見怪

高祖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兩家折券棄責史記則作常有龍怪之然後繼以高祖每酤云云攷國語水之怪曰龍罔象是龍固可稱怪也下文云季所居其上常有雲氣卽所謂其上常有怪也史記上言龍下言怪中又插入怪之二字殊嫌錯雜不如漢書刪怪之二字而以二怪爲一較明悉

左司馬得

秦泗川守壯與沛公戰敗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名史記得下有泗川守壯四字

則得者得其人殺之非名此注史記索隱已言其非

不言姓

秦泗川守壯不言姓似守不當言姓矣然下文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敗之斬三川守李

由

應劭曰由李斯子

則言姓又其下言沛公與南陽守齧戰

隼東漢紀作呂齧則又不言姓又其下言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鯁不言姓王陵則言姓皆是隨便言之並無義例又如項籍傳中會稽守通注引楚漢春秋知是殷通如此之類不言姓者甚多亦皆隨便言之若云史失其傳亦非也

高后紀七年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應劭曰竈姓周不言姓也文紀濟北王興居反以棘
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則又言姓而文帝崩中尉
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合張武
爲復土將軍一節之中或言姓或不言姓景紀四年
御史大夫縮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不得出關衛
縮也而武紀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縮坐請毋奏事
太皇太后下獄自殺二人官同也一不言姓一言姓
且景紀三年吳王濞反遣太尉亞夫將兵擊之周亞
夫也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歿一人也忽不言姓

忽言姓皆無義例

霍光傳廢昌邑王羣臣連名奏上太后自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以下直至諸吏文學三十六人惟真侯勝以有同姓名者故特變例著其姓而其餘皆無姓卽以趙宋人勒石鏤板者攷之若說文末附進狀及中書門下牒守散騎常侍徐鉉秘書省著作郎句中正翰林書學王惟恭葛湍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昉叅知政事呂蒙正辛仲甫諸人尊卑懸絕皆有姓而吾吳林屋洞神景觀中書門下牒碑所列羣臣上自宰執下至通判或有姓或無姓或且但列其官而姓名皆

無義例都不可曉今日奏疏公移姓名皆具當以此
爲定

高紀五年諸侯上疏尊帝爲皇帝曰楚王韓信韓王
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凡諸侯王皆言姓至高后紀
二年詔差次列侯功定朝位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
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陳
平周勃酈商灌嬰王陵皆不言姓文紀羣臣迎代王
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
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

客臣揭再拜言亦皆不言姓或以郢等皆劉氏不便

岐出故并平勃及柴武張蒼姓亦不見則高后紀所

載五人皆異姓而皆不言姓又何說也宣紀本始元

年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楊敞等與大將軍光霍光車騎

將軍安世張安世建議定策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

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蔡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范明友

友前將軍龍維侯增韓增太僕建平侯延年杜延年太常

蒲侯昌蘇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王譚當塗侯平魏平杜侯屠

耆堂陸姓復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夏侯勝邑戶各有差封

御史大夫廣明為昌水侯田廣明後將軍充國為營平

侯趙充國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田延年少府樂成為爰

氏侯史樂成光祿大夫遷為平丘侯王遷賜右扶風德周德

典屬國武蘇武廷尉光李光宗正德楚元王之曾孫劉辟彊子大鴻臚

賢韋賢詹事畸宋畸光祿大夫吉丙吉京輔都尉廣漢趙廣漢

爵皆關內侯亦皆不言姓皆無義例

宣紀五鳳二年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增藁

韓增也甘露元年二月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藁許

延壽也成紀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音藁或言姓或不言姓皆無義例

惠紀二年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藁蕭何也五年秋八

月巳丑相國參夢曹參也文紀二年冬十月丞相陳

平夢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夢景紀二年六月丞

相嘉夢申屠嘉也武紀元光四年春三月乙卯丞相

蚡夢田蚡也元狩二年春三月戊寅丞相宏夢公孫

宏也或有曰或無曰或言姓或不言姓皆無義例

後書鮑永傳永子昱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

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恠不對

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恠使

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

子復爲司隸也注檄軍書若今露布也漢官儀曰羣

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
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今以予所摘
前書等句考之殊不盡然

兩增句

史記高祖紀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
號張楚下卽緊接諸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然後繼
以沛令欲以沛應涉以便入高祖事漢書則于涉爲
王下添入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武臣自立爲趙
王二句橫亘其間文勢隔闕後再補趙王武臣爲其
將所殺與上相應實皆冗句又史記敘雍齒與豐子

弟叛高祖高祖怨之下卽云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
駒爲楚王乃往從之亦緊相承接漢書乃于怨之下
刪去聞字增入張耳立趙後趙歇爲趙王一句橫亘
其中使上下語脉隔斷而上文怨雍齒與豐子弟叛
之之語亦爲贅疣無著兩處增句皆非是亦正相類
高祖得天下不改元

吳興凌稚隆漢書評林所采明人議論少佳者如許
氏應元謂高祖旣得天下正帝號而不改元于禮爲
缺愚謂武王承父業猶仍文王年數不改稱元年詳
拙著尙書後案第三十卷漢初質樸近古其不改元

蓋因于前事彼許應元也者何足以知之

高起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問通侯諸將所以有天下者高起王陵對云云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錢大昭云魏相傳述高帝時受詔長樂宮者但有將軍臣陵無臣起漢紀亦無高起二字疑衍

長安

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長安本秦鄉名按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當是自取美名非必因秦鄉名也史

記作關中班氏以關中地廣都在長安故追改之耳

田肯

田肯史記同而索隱曰漢書及漢紀作宵按郭忠恕佩觿曰漢書田肯肯本作宵故誤為宵耳

高祖非堯後

高祖母與神遇而生高祖高祖自知非其父太公所生故項羽置太公高祖上欲烹之高祖曰必欲烹吾翁幸分我一杯羹卽位後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彗迎門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足見帝之不以太

公為父矣

師古謂善家令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非也後書蔡邕傳李賢

注以司馬遷書此事為著其不善是也

班氏作贊乃遠引蔡墨范宣子

之言劉氏出自陶唐遂謂漢帝系本唐帝承堯運得

天統是何言邪司馬遷贊則言三代異尚周末文敝

漢救以忠為得統絕不及堯後之說此班改馬而遠

失之者夫三代同祖黃帝其說荒遠然猶有因劉太

公閻左細民乃以為晉士會之族處于秦而為劉氏

其後又由魏徙豐不亦誣乎

後漢賈逵傳逵奏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劉

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此亦未免阿諛新唐書一百三十二卷劉知幾傳知幾撰劉氏家史及譜

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非堯後固然矣而為陸終後亦何據乎此亦可笑

後書杜林傳光武令羣臣議郊祀多以為周郊后稷

漢當祀堯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故事宜因定從林議

世不終喪為事古國為終喪

美富順美公所以為其國之樂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三

天子冠期

惠紀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攷惠帝此時年已二十矣景紀後三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子卽武帝時年十六昭紀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此時昭帝年十二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師古曰元首也冠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此時昭帝年十八矣哀紀成帝欲

史記卷九
卷九
以爲嗣爲加元服時年十七平紀帝崩年十四始加元服以歛按古者天子諸侯皆年十二而冠冠而生子漢初經典殘闕天子冠禮已無明文故無定期

公卿除授立皇后

諸帝紀中所書公卿百官但有薨自殺棄市要斬而無除授年月惟其大有關係如文紀拜宋昌爲衛將軍之類則書之其餘則雖相國丞相亦不見有除授年月也而封王侯則必書之卽猥冗如封欒大爲樂通侯之類亦書之是不可解讀帝紀者每患突見某官某薨某官某有罪自殺而竟不知其于何年爲此

官賴百官公卿表見之然愚以爲三公九卿政治之本帝紀全史之省目除授遷徙蒙卒刑殺皆當見于紀也至若立皇后一事書法參差不一則尤有不可知者惠帝紀書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景帝紀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而其前絕不見立皇后薄氏之文其下則書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武帝紀元光五年秋七月乙巳皇后陳氏廢而其前絕不見立皇后陳氏之文其下則又書元朔元年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昭帝紀書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成帝紀建始二年三月丙午立

皇后許氏鴻嘉三年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哀
帝紀初卽位卽書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義例不一
殊不可解

惠帝年

惠紀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
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二十四按帝年五歲高祖爲
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年六歲十二年高祖崩帝卽位
時年十六又七年崩年二十三臣瓚誤

類

高后紀呂祿過其姑呂類師古曰類呂后妹按呂類

樊噲妻也說文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須離騷女須之嬋媛王逸注女須屈原姊也陳平傳高帝命平斬噲道中計曰噲呂后女弟女須夫則其爲呂后妹甚明蓋姊妹通稱

盡殺諸呂

周勃陳平劉章旣誅產祿悉捕諸呂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并樊噲之妻呂嬃及其子伉皆殺之除惡莫若盡此之謂矣惟其能斷故能定亂而唐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張柬之崔元暉不誅諸武僅斬二張遂謂無事謀疎若此其及禍宜也

劉郢

文紀羣臣上議有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也按百官表高后二年上邳侯劉郢客爲宗正七年爲楚王又王子侯諸侯王表並作郢客而史記表與此紀文皆作郢未知孰是

連日食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連日食無此理此與春秋連日食同必有誤其後七年正月辛未朔日食見五行志及漢紀而此紀

不書則又遺漏

五行志魯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
絕仲舒之曲說邪抑理固如此邪

封悼惠王子

四年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荀氏紀同
按王子侯表悼惠王子十人皆以五月封此作七人
九月封表臚列而書之十人不得為七人然則表是
紀誤也

令免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
將軍屯句注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
此諸將軍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非

也按荀氏漢紀令免作李勉徐顏皆誤且據百官公卿表景帝初始更名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本無

此官名則徐說尤為妄矣蘇意荀紀作蘇隱百言公卿表惠

帝七年奉常免師古曰名免也存疑

青翟

景紀元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妄增翟字按百官表正作陶青

奪爵免官

吏受官屬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師古曰謂奪其

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卽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愚謂淮南厲王傳有士伍開章等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如淳以官爵連稱特隨便言之其實古人有官有爵奪爵者不必免官惟犯賊者則然今有革職留任及革任奪爵卽革職免官卽革任

出宮人

文帝崩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宮人歸其家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乃復出媵妾皆歸家要之文景之制信可以爲後世法

徙民會稽

元狩四年徙關東貧民于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
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會稽生齒之繁當始於此約增
十四萬五千口也

通回中道

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應劭以爲
自回中通道至長安者固非師古以爲自回中通道
出蕭關亦於文義不順蓋自雍通道至回中遂自回
中北出蕭關耳

盛唐

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云盛唐在廬江韋昭云在南郡師古是韋說按地理志無盛唐縣唐開元中改霍山縣爲盛唐寰宇記謂卽漢縣雖無的據然下文卽云登瀛天柱山瀛縣屬廬江天柱卽南嶽霍山則盛唐必近瀛縣地文穎謂在廬江者得之

大搜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臣瓚以爲搜踰侈者李奇以爲搜巫蠱師古是臣瓚愚謂踰侈止須禁止何用搜索其明年秋卽有禁巫祠道中大搜事而征和元年冬亦以巫蠱大搜閉城門索事皆相類知是搜巫

一 史商榷 卷九
六
蠱姦人非踰侈者

天山

天漢二年貳師將軍與右賢王戰于天山顏氏以天山卽祁連山史記索隱已疑其非今考寰宇記云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自伊州北連亘而西至蒲類海東北東西千餘里西河舊事云天山最高冬夏常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及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又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栢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是天山在磧北跨唐伊西庭三州境祁連在

張掖西南二百里兩山相去二千餘里顏氏混而爲一後人地志因之誤矣

口賦

昭紀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何氏云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如淳所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

下杜

宣紀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下杜卽今之杜城案水經注長安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盜門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其地在杜陵縣之西南鄠縣東北所謂杜鄠之間也若唐之杜城卽漢杜陵縣後魏改名杜城者非下杜也

宣帝嗣昭帝

宣帝成中興之業可謂得人矣其奏議曰禮樂衰西師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

可以嗣孝昭皇帝後見本紀亦見則非也昭帝武帝

子宣帝武帝曾孫以嗣昭帝亂昭穆之敘奚可哉若

平帝乃哀帝從昆弟王莽立之不但貪其幼小漢家

本傳子不傳弟莽恨哀帝竟以平帝為成帝後而哀

帝不為置後見宣元六王傳尤大變異事也後書安帝紀鄧

太后詔以清河王子祐為孝和皇帝嗣是為安帝然

則殤帝竟從殤禮不為立後天子不當有殤禮此亦

非也至明武宗在位十六年立世宗以繼孝宗而武

宗竟無後尤不可解

宣帝年

黃龍元年十二月甲戌帝崩臣瓚曰帝年十八卽位
卽位二十五年壽四十八按監本作四十二汲古閣
毛板八字誤其實宣帝卽位明年乃改元壽四十三
監本亦誤

哀紀贊矛盾

哀帝紀贊稱其雅性不好聲色又云卽位痿痺末年
竊劇而帝卽位說董賢貌有斷髮之愛令賢妻通籍
殿中又以其女弟爲昭儀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
並侍左右贊之言一何矛盾

年時月日

諸紀中紀事書年書時書日書日參差錯明惟年與
時無不書而月日多不具者或四者全書之或但書
年時無月日或但書年時月無日皆無義例史失其
傳邪抑隨便言之邪再攷

王子侯表上

言當作巧

說節侯起

既有內言書

秋計南子諸

論

十七古之商確

卷九

九

哀帝紀

漢書卷九十九

哀帝紀

哀帝紀

哀帝紀

十七史商權卷十

漢書四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四

內言

王子侯表上襄囂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囂菟或云內言當作巧言小雅巧言躍躍龜兔是也但本卷又有獠節侯起晉灼亦云獠音內言鴉則內言當是讀法既有內言當必更有外言如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類而劉熙釋名亦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

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風兌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

物也青徐言風踈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

也可見此等讀法漢人已有之平上去入四聲始於

齊梁梁書第十三卷沈約傳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

詞人千載不寤高祖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

聖哲是也朱竹垞作重刻廣韻序誤以為周顒之言而舊唐書楊綰傳綰

生聰惠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

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眾咸異之此與

天子聖哲同皆于四聲中各指一聲言之其實同一

聲也以舌頭言之爲平以舌腹言之卽爲上急氣言之卽爲去閉口言之卽爲入愚于聲音之道無深解性好務實不喜係風捕影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聊舉膚見如此

安平王子侯郡國名

王子侯表末格內書郡國名者非是國除之後其地入此郡國以其中間有亦書縣名者知之也

臨薈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一歲十月

入漢擊齊歷下軍臨薈侯按監板作臨菑此薈字誤
淮陰侯傳信襲歷下軍定臨菑未聞有所謂陳武者
疑是時武兵屬信史家遂不別敘耳若然則臨菑之
上恐脫定字也

鄂秋

安平敬侯鄂秋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
秋舉蕭何功因故侯二千戶案蕭何傳作鄂千秋荀
紀同此脫一字監板脫同

紀通

襄平侯紀通父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戰好時死

事子侯監板同按此卽高后紀中紀通尙符節持節
矯納周勃北軍者彼張晏注云紀通紀信子也晉灼
曰紀信焚歿不見其後功臣表紀通紀成子然則作
城者誤張晏說妄甚信代高帝歿功莫大焉而其後
絕無所聞意其人不但無子孫并父母兄弟眷屬無
一存者

左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昌武侯趙安稽從驃騎將軍
擊左王益封左王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
王是也

襄城等四侯

外戚恩澤侯表襄城侯義軹侯朝壺關侯武昌平侯
大四人並見高后紀彼如淳注引外戚恩澤侯表曰
皆呂氏子也此句今表脫去監板脫同應補又彼紀
尙有淮陽王強恒山王不疑在異姓諸侯王表注云
高后所詐立孝惠子予前於史記論少帝諸王皆非
劉氏可與相發

三公九卿

百官公卿表篇首總敘讀之知孟堅乃通才非經師
也何則上溯虞羲神農至唐虞不過以三十餘言蔽

之不詳述夏殷直云亾聞焉惟周官稍詳然亦不過舉其要耳最爲簡淨合宜故曰通才至於經義則不合也其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與六卿爲九說周制似是而其下則又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其下則又云四岳謂四方諸侯愚謂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康成注雖以公爲諸侯其實是舉外以該內地官序官疏引鄭志據尙書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此僞周官文鄭所不見而鄭志據之者蓋出伏生尙書大傳夏傳知者此考工

疏謂鄭偏說諸侯是因三公已有成文不言可知故
注伏生夏傳卽引坐而論道云云可見考工注言諸
侯是舉外見內真周官篇雖已亾而伏生大傳引之
大傳列於學官博士所習在兩漢家喻戶曉故不言
可知若然伏生旣引於夏傳則三公之制夏與周同
竊疑三公九卿唐虞三代所同不同者乃在大夫以
下耳又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注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疏
云三公分主六卿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
卿攷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

周三百此百二十人與夏相近故云似夏時要之此
雖說夏三公九卿周亦同考工記又云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佐三公論道六
卿治六官之屬疏云孤同卿數者以命數同故也不
言三公與六卿爲九卿而言三孤以其命數相同故
不害三公六卿爲九也三孤三公之副舉副以見正
耳旣如此則班以三公六卿爲九正合經義而愚乃
譏其不合者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
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
滑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溝瀆雍過水爲民害責之

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然則三公無職兼六卿乃有職所以周禮不列三公但有六卿而公孤之服位儀等旁見各職中大傳是七十子相傳遺訓正說三公六卿之制班氏不知疑其未協周制而另爲或說一條瓜疇而芋區之何也四岳亦卽三公之出領諸侯者今以爲四方諸侯亦非

降及漢代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奉常等爲

九卿與周大異矣然丞相卽大司徒太尉卽大司馬
御史大夫卽大司空猶有周之遺意班氏不知故以
正制抽出爲或說而近儒乃謂或說是諸侯執政之
卿大國三卿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近儒心眼沈浸
俗學中故不知古義

將軍

大尉本三公而武帝元狩四年置爲大司馬以冠將
軍之號又於三公及三師之下卽次之以前後左右
將軍者蓋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然則三公也
六卿也將軍也一也故將軍卽系三公三師下漢雖

承秦亂時猶近古故與周制相出入

司馬在司徒上

司馬本次司徒下而哀帝元壽二年復以大司馬位在司徒上故帝欲極董賢之位命爲此官帝崩而王莽卽代賢爲之

後漢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憲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官職之高下繫乎時主之愛憎此事與董賢事正相類

事下丞相御史大夫廷尉

古三公在九卿中漢三公在九卿外古九卿公孤與

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漢九卿奉常郎中令

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大司農少府也凡漢書中

每有大事輒曰事下丞相御史丞相御史為政本故

也太尉多不與者掌武事故也有罪則曰下廷尉治

或連某郡言之者以其為是郡之人或是郡之事或

罪人匿於是郡當即訊之故也

三公九卿建置沿革
詳見朱博傳

長水校尉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顧氏

曰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灞澧滽涇渭長水以近
咸陽故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云百官志有長水
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故名水經云長水出白
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比二千石印文曰章

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皆龜
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按二千石其文曰
章故朱買臣傳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比六百石以
上皆銅印則但曰印今有偽爲銅印作蟲獸形其文
又或稱章者皆非真漢印也

百官公卿闕文脫誤

百官公卿表下師古曰此表中記公卿姓名不具及但舉其官而無名或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歿者皆史之闕文不可得知按有名無姓如高帝五年廷尉義渠之類有姓無名如十一年衛尉王氏之類顏以爲闕文是也至但舉其官而無名則如景帝中二年第十二格但書中尉二字武帝太始元年第十一格但書大司農三字元帝初元元年第十三格但書水衡都尉四字建昭元年第十三格但書右扶風三字據顏以爲史之闕文但旣無姓又無名空舉此官甚屬

無理殊不可曉顏說大可疑而卷中如此者亦不爲多只此四處若武帝太初元年及二年第十二格兩處俱有中尉二字而無姓名攷上卷篇首總敘云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尉爲執金吾是以此表自此年以下第十二格俱但有執金吾別無中尉然則太初元年中尉之下脫更爲執金吾五字其二年之中尉二字的是衍文由此觀之其餘四處亦皆衍文也觀書者至此欲有所考恐忘此格爲何官偶爾用筆記之而傳寫者不覺誤以爲正文一併謄入耳其但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歿則宣帝本始二年博士后倉爲

少府三年執金吾辟兵三年辟兵有名無姓三年以下皆闕文又地節二年潁川太守廣爲右扶風三年元帝初元元年大鴻臚顯十一年永光二年右扶風強五年建昭四年中郎將王禹爲水衡都尉五年顏說似也但宣帝以前絕無此等而宣帝以下則有此五條恐俱係謄寫脫落非班氏之闕文

百官公卿表班氏本多疎略如表中所列本從高帝元年起而列將軍一項直至文帝元年方見高帝惠帝高后三朝不見一人明係漏去其傳寫脫誤者如高后四年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誤高一格八年

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誤低一格景帝三年第
五格云故吳相爰盎爲奉常殷綴一殷字殊不可解
殷字之上當別有奉常二字而另起爲一條今脫去
故不可讀又如武帝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
爲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此謂湯爲御史大夫六
年而有罪自殺也六年者合初任職及自殺之年計
之也他皆倣此然則景後三年栢至侯許昌爲太常
二年遷按昌至武建元二年遷爲丞相當云三年不
當云二年建元元年郎中令王臧一年有罪自殺按
臧至明年建元二年自殺當云二年不當云一年天

漢元年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二年有罪

自殺按帝紀卿以三年二月有罪自殺當云三年不

當云二年此類不可枚舉

以上自曹窰以下凡六條子既以意改校以南監前

五條彼皆不誤惟毛板誤王卿監毛並誤

文帝後元年第九格有廷尉信

按景帝紀元年詔吏受所監臨財物論輕廷尉信與

丞相議云云師古無注然其爲卽文後元年之廷尉

信甚明乃其後武帝征和二年又見廷尉信距文後

元年已七十三年斷無此事疑必有誤

南監誤同

泄秘書

山之書中自漢書當密奏之而漏以

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四年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

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顧氏曰
蘇昌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當密奏之而輒以
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爲
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秘書從
昌借之昌之罪不止於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安得又
爲太常邪果如小顏說則但當云坐借霍山秘書免
足矣何用文之重詞之複邪顧氏說甚辨案蘇昌以
元鳳四年爲太常而霍山之敗在宣帝地節四年相
距凡十二年故云十一年坐籍霍山書云云昌爲太
常凡十二年而免也作十一年者傳寫誤

壬辰辛丑

百官公卿表

卷之六

地節三年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案荀悅漢紀壬辰作壬申而丙吉之拜則與魏相同日非辛丑壬辰壬申似皆可未能考其孰是而丞相與副相同日而拜則恐無此事疑漢紀非也

百官表間亦有丞相御史大夫同日拜者恐皆是誤書

或謂史貴詳或謂史貴簡二者皆不盡然必也詳其所當詳簡其所當簡乃可謂良史矣班氏史家之冠冕然亦未能副此言豈班氏猶不得爲良史與曰非也班氏體例雖因史記而斷代爲史慎嚴整齊其文

則雖因實剗剗者難爲工縱詳略偶未當盡美未盡善何害爲良史乎三公之拜罷本紀必宜書百官表及本傳不待言若規制稍異則百官志中亦宜見一事而分作四番敘述不嫌太繁乃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宣紀地節三年皆不書疎矣二府尙且如此況九卿乎

永始二年拜罷

班書本紀於三公之拜罷或書或否體例甚亂摘之不可勝摘而荀悅漢紀尤爲謬妄卽以成帝永始二
年之事論之攷百官公卿表是年正月乙巳大司馬

音夢王音也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
衛將軍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
貶爲執金吾所謂八月者謂方進爲御史大夫凡八
月耳又云御史大夫翟方進爲執金吾一月遷方進
爲御史大夫八月而遷爲執金吾一月而遷故又云
十月己丑丞相宣免十一月壬子執金吾翟方進爲
丞相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宣者薛宣
也而成紀但書音夢其餘一槩不書是三府之拜罷
竟不見於紀疏略太甚然他紀書之者却甚多則又
自亂其例此班之失也而本紀於是年之末又書是

歲御史大夫王駿卒同一御史大夫卒者書拜者不
書何例書是歲者亾其月日也而表又不書駿之卒
是又表之失矣表所書無月日者甚多而駿不書何
例且音歿之日紀以巳丑表以乙巳是又紀表互異
二月既有丁酉三月安得又有丁酉是又表之有誤
也至苟悅以王商之爲大司馬王駿之卒翟方進之
爲御史大夫皆在三月丁酉承漢書疊書丁酉之誤
不能改正而混以三事置於一月日之下巳爲亂道
其下乃云秋八月方進貶爲執金吾竟誤認表中所
云八月者以爲是年之八月殊不知以表數之方進

之貶執金吾乃十月中事耳荀悅以漢人記漢事乃於班史文義尚且茫然不曉若是豈其假手子弟門客以成書而已則曾不檢照故舛謬至此乎其下又書冬黑龍見東萊此永始元年九月事見谷永傳甚明而悅又溷載入二年其妄不可勝言

張晏所譏

古今人表張晏譏其差違失謬凡八條第一條老子不當在第四格王侍御峻云評林及汪本老子在第十一格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徽宗詔史記老子升于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于上聖汪本其

據北宋本乎按汲古閣板老子在第四如張晏說則

汲古似班氏元本也南監與汲古同而評林及汪本所據之

宋本則是後人所改予從青浦邵玘借侍御評本往

往稱汪本係明汪文盛刻評林則萬歷間吳興凌稚

隆輯也又一條譏寺人孟子不當在第三今乃在第三

四南監與汲古同又譏田單魯連蘭相如不當在第五今田

單乃在第四魯連蘭相如皆在第二南監與汲古同又譏嫪

毒不當在第七今脫南監與汲古同夫此表所載奚啻數千

百人張晏所譏不過八人今不同者四人脫者一人

則全卷中傳刻脫誤不知凡幾矣異哉豈此四人者

亦如老子之例後人因張說而升之乎但所據乃汲古本如老子汲古是元本何得此四人又依改本且嫪毐之脫又何說邪至張晏又譏大姬巫怪陳人化之不當在第三按表大姬在武王之下與邑姜並列注云武王妃若好巫怪之大姬乃武王之女陳胡公之夫人今陳胡公亦在第三格而別列大姬之後相隔甚遠則非一人張晏誤也

魯出公

魯悼公在第六格注云出公子按悼公哀公子也疑出公卽哀公哀公卒于越故以號之

山公明矣公哀公卒于豳姑以禮之

皆朝公奔萊六器出云出天子對朝公哀公示也

不轉出公人所攻子從有補也此似公

謂其欲傾非一人也豈獨也林以爲

之夫人今刺時公亦奔萊三器而

對云九五城者殺巫對之六器

之不當奔萊三器者夫殺者

豈非之細又曰節禮至禮是又

古本收送于送古云本辨辨此

豈收送于之附送人因疑結而

十七史商榷卷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五

志次當改

志之次一律歷二禮樂三刑法四食貨五郊祀六天文七五行八地理九溝洫十藝文竊謂先後顛倒敘次錯雜殊屬無理愚見當改爲一天文二五行三律歷四地理五溝洫六食貨七禮樂八郊祀九刑法十藝文如此方順改河渠爲溝洫名實不相應亦非故後世無從者

律歷本劉歆

班氏自言律歷志本之劉歆續志亦云然

度權量等名

律歷志度者分寸丈尺引也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不知起何時又權者銖兩斤鈞石也石本權之名而今乃以爲量之名志十斗爲斛今改爲五斗爲斛而十斗爲石又以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分十分爲一錢皆未詳所起再攷

合龠爲合

南監與汲古同

他本或作十龠爲合尙書堯典疏

所引同此誤也說詳尙書後案

古尺小於今尺是以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詳見後案皋陽譚篇古量亦小於今量後書南蠻傳云軍行日三十里爲程人日稟五升李賢注云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後漢時量小於今甚遠竊謂古今人腹則同今雖極健啖之人每日食至多亦不能至二升而此乃言五升是後漢量小於今且十二倍也說亦詳後案堯典篇魏志管寧傳未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縣官給廩曰五升不足食晉書第一卷司馬懿紀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

傳注作食不至數升宋王楙野客叢書第十一卷歷
引周禮廩人注魏李悝漢趙充國匈奴傳及後漢南
蠻傳與晉顧臻之言證古量之小其第十一卷又引
北史庫伏連性吝家口人食米二升常有饑色南北
朝量比漢魏前已略大然比今量則尚小

疇人

疇人子弟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歷者也如淳曰家
業世世相傳爲疇師古是如說按尚書洪範九疇鄭
康成及僞孔傳皆訓疇爲類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
注云疇者類也然則李奇是如淳非程大昌演繁露

乃云古字假借疇人卽籌人以筭數而名尤謬也樂官亦曰疇人則不必定屬治筭數者矣

太初三統歷

武帝太初元年詔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方士唐都落下閎造太初歷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數語造歷之要已盡自太初歷出古歷皆廢至成帝時劉向作五紀論平帝時王莽秉政向子歆又作三統歷及譜三統歷大抵皆祖述太初歷者

驚蟄雨水穀雨清明

諷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

今日雨水於夏

為正月商為二月周為三月

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

今日

驚蟄

中婁四度春分

於夏為二月商為三月周為四月

終於胃六度大

梁初胃七度穀雨

今日

中昴八度清明

今日穀雨於夏為三月商

為四月周為五月

終於畢十一度按大戴禮夏小正篇逸周

書時令解俱先驚蟄後雨水先穀雨後清明與漢志

同新舊唐書先啓蟄後雨水亦同而改穀雨在清明

之後至宋史始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則與

唐同元史亦然明程榮者彙刻漢魏叢書內有京房

易傳亦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俗刻可疑

五德相代

顓頊高陽氏水德水生木故帝嚳高辛氏為木德木
生火故唐堯火德火生土故虞為土德土生金禹為
金德金生水湯為水德水生木周為木德云云案後
漢書郎顓傳顓條便宜對曰孔子曰三百四歲為一
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注易乾鑿度孔子
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
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
變改也乾鑿度在緯書中最為可信據此則知五德

相代其說出于孔子但孔子言三百四歲一德漢志
 却言一代一德歷代運數短長不定假如夏商周傳
 世皆數百年決無既定為一德矣三百四歲後忽又
 更易一德之事則孔子亦言其理而已不必泥漢志
 是也且此五德之運王者循環相代而所尚之色却
 不用五色者以三正也建子者物初生色赤故尚赤
 建丑者物漸著色白故尚白建寅者物已成形色黑
 故尚黑或作青亦可禮記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下鄭注有此一條大凡物之成形有黑者亦有青者
 者 舜典三帛鄭注甚明詳尚書後案一卷又此三正
 隨時酌用不必一定挨次循環所以夏建寅之後商

不必從子起却建丑而周却建子參錯不齊然與五德無涉又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宗靈威仰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秦始皇本紀云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而用水德遂以十月爲正誤以周爲火又誤以相生爲相尅又誤以五德改正朔一事而三誤秦人不學如此至漢則繼周不繼秦故用火德尙赤王莽用土德代漢又因漢稱堯後亦自稱舜後明正當受漢禪也亦可笑矣至魏始以土德繼漢色尙黃張蒼傳蒼推漢爲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孫臣又上

書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應火德故耳無如秦已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抑或又誤用相尅之說乎皆非也

伐紂年月日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云云案歷法逆推而上可以追溯前世者正孟子所謂千歲之曰至可坐而致至於古帝王歷年之多少國運之長短則非歷所能推旣無史編紀載何從測驗此律歷志所載得之劉歆而歆說似未必可信蓋史記共和以前無紀年也至於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九年

當作七年又言歲在鶉火云云本之國語則不誤皆
詳予尙書後案太誓序又引武成逸文惟一月壬辰
云云皆不誤逸周書世俘解與此紀日不同是逸周
書傳寫之誤當晉孔晁爲注時已誤矣詳見後辨又
劉歆以歿魄爲朔生魄爲望亦非亦見後辨

律歷逸文

吳江沈彤冠雲云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疏引漢書
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
二十乃爲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
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旣

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其文
如此而今律歷志並無此文不知何時逸去

漢無禮樂

禮樂志本當禮詳樂略今乃禮略樂詳全篇共分兩
大截後一截論樂之文較之前論禮其詳幾三倍之
而究之於樂亦不過詳載郊廟歌詩無預樂事蓋漢
實無所爲禮樂故兩截之首各用泛論義理全掇樂
記之文入漢事則云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以下
敘叔孫通制禮絕未述禮儀若何卽述賈誼董仲舒
王吉劉向四人論奏而止敘通事結之云通定儀法

未備而通終敘誼事結之云誼草具其儀大臣絳灌
害之其議遂寢其下又云武帝議立明堂制禮服竇
太后不說其事又廢叙仲舒畢結之云上方銳志武
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敘王吉畢結之云上不納其
言吉以病去敘劉向畢結之云帝下公卿議會向病
卒營表未作以上無非反覆明漢之未嘗制禮無可
志而已故其下又結之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
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
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
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

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寔以
不章漢典不傳河間所輯又與漢無涉故無可志也
樂志旣述高祖風起之詩武帝所立樂府造詩歌未
段乃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樂官存之以備數然常御
及郊廟皆非雅聲又言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
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
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其下又叙成帝時王禹
獻河間樂平當議請修之公卿以爲久遠難明議復
寢又敘哀帝欲放鄭聲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
樂有以相變吏民湛沔自若未復總結之云大漢繼

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
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足明此志總見漢實無所
爲禮樂實無可志

子長禮樂二書亦空論其理但子長述黃帝及太初
若欲實敘實難彙括孟堅述西漢二百年何難實敘
祇因漢未嘗制禮樂府俱是鄭聲本無可志不得已
只可以空論了之

志中載賈誼語尙簡淨至董仲舒對策凡四五百字
皆見仲舒本傳王吉上疏約二百字亦見吉本傳于
此何用重出徒煩紙墨實屬冗複宜撮舉大意數言

已足又載劉向議禮事約三百字則向傳所無

濟濟通

王吉上疏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字本傳同
詩朝濟于西又南山朝濟濟與濟通也監板志傳並
改爲躋此俗儒所改躋字說文無之

有稅有賦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租案下文卽云稅
以足食賦以足兵師古曰稅田稅賦發歛財也則合
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同亦云
有賦有稅若作租租卽稅也不可通矣

刑法志三非

刑法志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云云語出魯語班氏據此故以戰守之兵與墨劓等刑合爲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之者一非也于次宜先刑後兵今先兵後刑二非也漢家雖不制禮而未嘗無兵法一代之制豈無足述今先之以考古繼之以議論其下但云高祖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敘漢事只此數語毋乃太簡三非也惟其撮

舉周禮井田軍賦大畧最爲簡明說周禮者罕能及

肉刑

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者皆棄市有輕刑名實殺人答五百三百率多死班氏論之云除肉刑本欲全民今去髡鉗一等轉入大辟以死因民死者歲萬數刑重所致也至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又不足以懲刑者歲十萬數民不畏又不恥刑輕所生也宜思清原正本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

歿者皆可募行肉刑魏志陳羣議云漢除肉刑而增
加笞本與仁惻而歿更衆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
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歿合于古制至于傷人
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
者下于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
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
用漢律所設殊歿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歿者可
以刑殺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歿
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

班氏

賣弄

漢刑法志廷平將招權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猶賣弄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恩又朱浮傳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楊震傳震上疏言親近倖臣賣弄威福皆一意若歐陽永叔得請歸田寄友云也賣弄得過裏元人王實甫襍劇院本云賣弄你有家私此則指誇詡之義今吳下里俗有此語皆與宋元人語同與兩漢人語異

補漢兵志

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撰門

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爲宦官所竊外爲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通鑑目錄第三卷漢滅項羽卽帝位定都雒陽下云兵皆罷歸家明季某公批云兵皆罷未安觀後事可

見漢此時新造而法制已定所云罷歸家非真廢兵不用京師南北軍固在也所罷惟郡國材官耳然以虎符召之卽立至特以漢人平日不養兵有事乃召事已卽罷某公竟認作真廢兵不用遂以其後反者數起事皆由罷兵所致不亦誤乎讀文子此編便自了然

宋史藝文志以此書編入類書一門真可發笑

十七史商榷卷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小漢書六古中略十十年大略三十餘年

米價

食貨志魏文侯臣李悝言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

石半石錢三十沈彤謂一石當今二斗又謂此錢乃景王大錢其重半兩當今制錢二枚

俱未詳是漢初米石五千沈謂此莢錢也視李悝時價十六七倍此志下卷又云漢

興米至石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沈云五下當有十字若石止五

錢則不得但云少利矣元帝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王莽時

穀價翔貴維陽以東米石二千六國至莽米價畧具

此但錢之制隨時而變量又古今不同且秦漢時以

百二十斤為石乃權之名非量之名未可據以攷今

日之價秦始皇本紀三十一
年米石千六百存參

今以十升為一斗五斗為一斛二斛為一石每升重

一斤四兩每斗十二斤八兩每斛六十二斤八兩每

石一百二十五斤

飢

小飢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何校飢俱改

饑蔡虛齋云飢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

可通用但有飢饑無饑渴

賈鼂董論食貨

食貨志載賈誼鼂錯董仲舒奏議三人本傳俱不重
出足見禮志直因無可敘述聊采論奏敷衍成篇

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
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卽位
天下大飢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
上從其議罷之愚謂蕭望之傳望之當宣帝時已力
言常平之非矣後書劉般傳永平十一年帝欲置常

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迺止夫常平初制于民無不益于官則損中藏益蓋上下交利焉惟商賈因上握其權穀價常平無所益耳然而法立弊生漢人已以與民爭利譏之况人心日巧姦偽萬端猾吏貪胥上下其手乎唐宋變為社倉又名義倉一切利病詳見朱子文集馬氏通考休寧戴震東原作其師葵源江永慎修行狀曰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其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

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饑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之善於為鄉之人謀者戴說片言居要附記於此

金錢布帛

食貨志上卷言食下卷言貨篇首云凡貨金錢布帛

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周官太

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

而重一斤錢圜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

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流行如泉

也 布於布謂布於民間束于帛李奇曰束聚也據此則周人所用

貨幣凡有四種卓文君白頭吟云男兒重意氣何用

錢刀為古人以錢刀連言者多矣二者誠為一類但

班氏既分言之則為二物亦猶布帛相近而布究非

帛如淳注直以刀泉皆為錢本一物以其利名刀以

其行名泉非也今古錢存者有作刀形予猶曾見之

刀蓋錢中之別矣或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其藏

曰泉其行曰布賈公彥疏一物兩名是也而與此處所言布帛之布則不同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民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毋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

壹意農桑議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
議亦寢禹議雖不行然卽此可見古固有以布帛爲
市者而布固非錢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者孫子筭經卷上云
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是也輕重
以銖者錢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也孫子筭經
卷上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綮十綮爲一銖
二十四銖爲一兩是也

管子國畜篇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
布爲下幣所謂先王蓋指虞夏以來言黃金則似銀
銅不數而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
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二等黃

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寶藏不為幣然則虞夏之制金銀銅並用管子言未
 可泥言布不言帛亦從可知如班氏言周惟用金錢
 布帛則秦罷珠玉等不為幣似亦因周之舊非秦所
 創但平準書省言布帛耳自此以後遂為定制是也
 師丹傳哀帝即位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改幣而黃金亦不
 為幣若專用銀錢則直至明中葉始定蓋時勢古今
 異宜幣之以銀錢為定固不可易矣

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宋史一百七十四食貨志茂賦之共二十七銀但居一此在唐宋則然

歛散即常平

志引管仲之言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

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民有餘則

輕之故人君斂之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李奇曰民

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贊曰易稱裒多益寡書云楙遷有

無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屬官也掌市之征而布斂貨之不讐者以其價買之而

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不知斂應劭曰以法度衣之師古曰歲豐菽粟饒

多可斂之野有餓莩弗知發鄭氏曰莩落也人餓死零落不知發倉廩貨之故管

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

徠按輕重斂散之法實出周禮古人作錢原為此設

以備荒耳便民交易猶其後也若專為便民是先王

驅民背本逐末非作錢之本意也狗彘食人食不知
斂趙岐改爲檢解爲法度檢斂已非本義朱子直云
制也古訓愈失矣如班氏讀乃知孟子所言與周禮
管子相出入雖孟子未讀周禮又鄙管仲未必觀其
書然亦可知發斂之說遠有所承前篇所述耿壽昌
穀賤增買而糴穀貴減買而糴此正發斂之說也若
宏羊均輸盡籠天下貨物貴賣賤買則真與民爭利
矣班氏乃與管氏輕重壽昌常平並稱謬矣均輸以
鹽鐵爲本兼及百貨常平之法穀而已矣姦僞日滋
至後世常平亦難行而補救之術幾窮

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尚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爲不可李賢注云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臧粟臧緡

輕重斂散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緡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緡百萬按孟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緡錢貫也下文筭軺車買人緡錢皆有差師古亦云緡謂錢貫也通典注云緡者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筭也詩云維絲伊緡

宋人亦以千錢爲一貫竊謂同一錢貫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緡旣是千錢則一緡當爲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悝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緡爲錢一萬可備糴穀種及買耒耜器械并盭饗之用曰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減緡皆人君所減以贍民者萬鍾以備散減緡以備斂也

賈誼諫宜禁民盜鑄錢上收銅勿令布則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與前減價糴增價糴及

臧粟臧緡皆是一意

賈山傳文帝除鑄錢令山諫以為錢亡用器而可以
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
操柄也其後復禁鑄錢

錢制

古錢輕重以銖而國語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
唐固注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按
此乃王莽所造據唐注則是莽錢皆如周景王制也
而秦錢輕重亦同古者以二十四銖為一兩此大錢
重十二銖是為半兩錢古錢莫重於此景王欲鑄此

錢單穆公諫不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

部韋昭注云肉錢形也好孔也據此則知景王以前

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部矣秦錢形質如周錢惟文

異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平準書索隱據顧氏引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

重十二銖與周景王同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

據平準書裴注莢上本有榆字此傳寫脫蓋復景王以前錢制矣通典注

云莢錢重銖半索隱云重三銖徑五分文曰漢興又云高后

所行五分錢即莢錢也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更

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後四十餘年武帝更鑄三銖

錢明年又鑄五銖錢五銖得中道天下便之故王莽

紛更錢制天下大亂而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

錢亦見後五銖之制唐宋以下蓋悉用之矣東吳顧

氏云五銖錢十枚當今之一兩弱竊謂今以十錢為

一兩如顧氏說則今錢即五銖錢也即有不同大約

輕重不甚相遠但彼一面文一面漫今則兩面有字

式既周正文又明析自三代秦漢以下錢制莫善於

此

漢時錢稍重姦民盜摩錢質取銖銖銅屑也其下文

周部其質令不得摩取銖銖誤人心日巧姦偽愈滋

作銖文獻通攷引之又誤作銖近年民間多翦取錢邊錢日壞嚴禁之始戢至盜鑄

之禁犯者至死而猶不免要之有犯必懲則自不能
爲害惟私銷之害覺察最難尤宜加意大約銅賤錢
貴則私鑄銅貴錢賤則私銷兩平則翦取錢邊故卽
私鑄私銷之弊已絕猶必嚴濫惡小錢之禁俾其輕
重一以五銖爲準禁惡錢見舊唐
九十六宋璟傳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
其價而以鑄錢此法正賈誼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
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

顧氏曰明初鑄錢猶不用紀年自永樂以後專用紀

年始爲常制

若干分凡林三言發與肥出之其百有八
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
者曰若干今人猶然食貨志下篇輕錢百加若干應
劭曰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
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百官公卿表下篇
卷首標題師古注亦用此二字曲禮下篇問天子之
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謂數爲若干儀禮
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干如也干求也
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

張湯孔僅桑宏羊

桑孔牟利微湯之深文巧法其策不能行也人知桑
孔小人而不知湯之贊畫居多告緡之比皆湯所定
志中尤罪湯加桑孔一等

食貨志校誤

食貨下卷自武帝以前皆取史記平準元文但史記
誤字脫字衍字甚多皆當以食貨爲正間亦有平準
不誤而食貨誤者如更令民鑄莢錢當從平準裴注
作榆莢錢已見前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當從平
準作鍾官赤側側仄字通而鍾官者卽下文禁郡國
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駟注云漢百官表水衡

都尉武帝元鼎二年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
鍾官辨銅令上林三官其是乎是也益廣開置左右
輔當從平準作廣關不敢言輕賦法當從平準徐廣
注作經賦二條已見何氏讀書記

十七史商榷卷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七

最後

郊祀志自騶子論五德終始而宋毋忌正伯僞元尚
羨門高最後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
凡五人按服虔及司馬貞說最後者自是謂其在騶
子之後耳非姓名其實止四人顏注謬妄至此

木寓

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顧氏

云古文偶寓通用木寓木偶也史記武紀作木偶馬
李竒注非按封禪書此文之上敘秦事有木禺龍木
禺車馬索隱亦以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此志之下
文又有寓車一乘寓馬四匹又有以木寓馬代駒又
有寓龍馬顧說是後書劉表傳論言表猶木禺之於
人李賢注如刻木爲人是與偶同矣而其下文又引
李竒注自岐其說

文帝王制

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

封禪事漢郊祀志同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

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本制兵制服制篇者
卽封禪書所謂王制也而非今禮記中所有王制盧
植妄以當之彼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
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
又鄭荅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
後然則康成之意不以王制爲文帝作明矣藝文志
禮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其後大小
戴刪取之今存四十九篇王制在此內與文帝所作
何涉許慎說文自序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
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禮記亦孔壁中所得

其非漢儒所作甚明

下文武帝得寶鼎命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事此王制則

是文帝所作蓋文帝原為封禪作之武帝亦以議封禪采之也

寬舒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按史記

封禪書徐廣注云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此說得之黃

鍾之史其名寬舒觀下文寬舒凡五見而絕不見所

為黃鍾者孟康說謬甚

秦一字衍

祠秦一於忌秦一壇旁上秦一兩字衍史記封禪書

及武紀並無忌秦一壇者毫人謬忌奏祠秦一方所

作壇也上文已言後有人土畫言祠三一今祠於息
秦一壇上此則後人復有言祠黃帝等方故又祠於
壇旁也

益延壽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按
黃長睿云史記作益延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
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卽此
館當時瓦也又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
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
當以史記爲正漢郊祀志誤衍一壽字耳師古云二

館非也

泰山明堂

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按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趙岐注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侵地而得有之是也

貢韋匡谷

漢人郊祀瀆亂無理幾同兒戲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張譚又奏言武帝所立郊祀與古制殊罷甘泉泰畤河東后土祠定南北郊於長安衡又請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及雍鄴密上下畤北畤陳寶祠一切淫祀皆罷成帝末年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云云班氏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愚謂韋匡庸相也貢谷陋儒也然郊祀賴其駁奏古制獲存是其所長至鄭康成注禮皆據經典而趙宋以後妄徒動輒詆其用漢制解經有識者毋惑也

越絕書卷二吳地傳高皇帝封兒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郡國僭立之廟爲貢禹所奏罷而見於傳記者此其一也然元帝時濞之滅百餘年矣而廟始得罷貢禹正禮之功偉矣

三五

谷永論禘祀求僊之妄而曰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求之曠日經年靡毫釐之驗師古云三謂三

皇五謂五帝劉仲馮駁之以爲三五指三世五世謂
文武劉說確甚漢興高帝一世惠帝二世文則三世
武則五世也文帝雖令主公孫臣新垣平已爲文成
五利導夫先路故約言之

當與天文志無注

天文志師古竟全卷無注其中譌字及與他書不同
者頗多宜以史記及呂氏春秋淮南子甘石星經諸
史天文志參訂之

星日月本在地

經星常宿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

於天語本史記疑七十子以來相傳微言說文卷七
上品部壘字注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與漢志合

二十八宿敘次

二十八宿敘次以東西南北中五宮爲綱而監板於
南宮權軒轅一節提行另起旣以五宮爲綱權字不
當提行毛板是

暝

天暝而見景星又天暝晏暝說文卷七上夕部以暝
爲甞雨而夜除星見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

九道九行

日有九道月有九行案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注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詳後案

天文志所引

天文志引甘氏石氏經又引夏氏日月傳星傳不知

夏氏何人又有但稱星傳不云某氏者賈孔諸經疏

中每引武陵太守星傳疑卽其說五行志亦引星傳

傳然則星傳乃漢初已有

五行志所引

五行志先引經曰一段是尚書洪範文次引傳曰一

段是伏生洪範五行傳文又次引說曰一段是歐陽

大小夏侯等說乃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習者以下則歷引春秋及漢事以證之所采皆董仲舒劉向歆父子說也而歆說與傳說或不同志亦或舍傳說而從歆又采京房易傳亦甚多今所傳京氏易傳中皆無之則今所傳京氏易傳已非足本間亦采眭孟谷永李尋之說眭谷語略皆見其傳中尋說則傳無之也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云云師古於史記下注云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愚謂師古注此書成年已六十一六十五而卒學識本不

甚高又已老悖故舛謬頗多此注以左氏爲司馬遷
竟如不辨菽麥者

王立

成帝河平二年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師古曰譚商立
根逢時凡五人凌稚隆本立作音沈炯云外戚恩澤
侯表紅陽荒侯立與譚商根逢時俱以河平二年六
月乙亥封五人皆皇太后弟安陽敬侯王音以皇太
后從弟大司馬車騎將軍侯其封在鴻嘉元年六月
乙巳以立作音乃凌本之誤又成紀亦作立與表同
而音之封不見於紀史漏之也

二志矛盾

五行志上卷末段以罷郡國廟及太上皇惠帝寢廟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皆致水災之應而不言其說出於何人觀郊祀志劉向之言知其出於向也夫毀廟徙郊等皆復古而得禮之正者貢禹匡衡谷永說皆是也而向乃以爲能致水災向之曲說如此班書采輯諸書而成有未加裁翦者如郊祀志贊云究觀方土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固以毀廟徙郊爲正也而此志乃復云云殊自相矛盾矣

鼠妖證青祥

貌傳自成公七年以下一段所引春秋三節漢事二節皆以鼠妖證青祥此不可解後思心傳中又以鼠妖證黃祥一事復出卷中如此甚多又隱公三年日食而以為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此自是隱為公子時事洪邁譏之桓公三年日食而以為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是其應不知楚自武王稱王歷文成穆至嚴已四世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矣劉知幾譏之此等舛謬不可枚舉

吳二城門

吳王濞二城門自傾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
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云云范成大吳郡志第三
卷城郭篇闔門亦名破楚門而無所謂楚門魚門者
要之二門必當在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
此志特因吳本屬吳國而濞又嘗東渡之吳留十日
去故此下文遂以二門之傾爲濞亡之兆其實濞都
廣陵不都吳若據此文誤認濞之所都卽今蘇州府
治則非矣詳地理雜辨證

五行志引大傳

引書序及伏生大傳伊陟相太戊桑穀共生事其下

又引劉向說以桑穀爲高宗武丁時事此向之誤而
班氏聊存異說耳師古乃疑伏生差謬殊憤憤

雨魚信都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案荀悅
漢紀作雨魚於新都長五尺新都見王莽傳乃謂新
野之都鄉地理志本無此縣辨詳後漢紀誤也

七國秦無日食

五行志說春秋及漢興以來日食詳矣七國及秦始
皇二世之時生民之禍甚烈宜日食不勝書而志無
之史失其官不可攷耳秦本紀始皇本紀所書災祥

甚多而獨無日食

災異素本錄以皇本錄祀善災類

皇二世之世其世之類其類宜其不類書而亦類

正訂志類春林必與與以乘日食而亦計國必終節

要一十四國素本日食類別府治以長洲元和二

理之階職以聖志本類此類被羊豕類與出楚也

鄭以計由魚以禮禮其在只禮禮其在王恭翰以階

如節節嘉四羊海兩魚午節階列正也以不案案

治而兩魚節階理雜辨證

其刃雖有異類其制古代致為半送賜來貴貴

又節階向節以泰德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十七史商榷卷十四 夫風三何景前內西河東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八

地理論古

地理志敘首論古太繁劉知幾譏之云春秋賦詩見志左氏惟錄章名地理論古至夏世宜曰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劉氏之說頗當而師古又從而勦襲偽孔傳以爲注更覺饒舌可厭孔傳所無者又取本志注之更爲可笑况又強作解事如沂出泰山郡蓋縣臨樂山今乃截取之云沂出泰山此成

何語蓋謂梁山今八趙垣之云代出泰山北

齊又十三部主之更爲河突又趙趙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此唐虞之十二州也

漢無營州其十一州皆有之但改梁名益改雍名涼

而又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部刺史員

十三人此見於地理志百官表及師古所引胡廣記

者也據文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爲十三部矣但

河內河南二郡注云屬司隸而各郡國無屬朔方者

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察三輔三河宏

農三輔是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是河內河南河東續

郡國志此六郡與宏農正屬司隸東漢如此西漢可知杜佑通典於西漢十三部亦不數朔方而數司隸且地理志叙首雖云置朔方之州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員數之內則朔方郡宜專屬之矣今乃注云屬并州則知所謂十三部者實是於舊十一州外添交州與司隸為十三朔方不數平當傳當以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是也

惟晉書地理志迷漢制數朔方為十三

書此段謬誤甚多不可據

其正制皆察二千石

刺史察藩國

百官表部刺史奉詔條察州師古引漢官儀惟一條

察強宗豪右其五條皆察二千石

師古引漢官儀亦見續百官志劉昭

注而歷考諸傳中凡居此官者大率皆以督察藩國

為事如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菑州王終古罪文三

王傳冀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五子傳青州刺史

雋不疑知齊孝王孫劉澤等反謀收捕澤以聞

亦見不疑

傳又昌邑哀王之子賀既廢為宣帝所忌後復徙封

豫章為海昏侯揚州刺史柯奏其罪張敞傳拜冀州

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發不得敞圍

王宮搜得之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

削其戶蓋自賈誼在文帝時已慮諸國難制吳楚反
後防禁益嚴部刺史總率一州故以此爲要務
後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
諸王賓客放縱壽案察之無所容貸廼使部從事專
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
上奏王罪及劾傅相袁宏後漢紀第十六卷永寧元
年立濟北王子萇爲樂城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
舉奏萇罪至不道然則刺史以察藩國爲事東京猶
然

刺史權重秩卑

刺史初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始常置

見百官表

其權甚

重而秩則卑蓋所統轄者一州其中郡國甚多守相

二千石皆其屬官得舉劾而秩僅六百石治狀卓異

始得擢守相如魏相傳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

相多所貶退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

何武傳武為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

罪者虧除免之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而王嘉

傳云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二千石益輕或持其微

過言於刺史司隸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離畔以

守相威權素奪也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時部刺

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以爲不可行房上弟子曉考功課吏事者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石顯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可見守相畏刺史如此又朱博傳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使從事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所彈劾者如是而所舉薦者則如王褒傳王褒爲益州刺史使褒作中

和樂職宣布詩奏褒有軼才王莽傳莽風公卿奏言
 州部所舉茂才異等吏率多不稱此雖莽欲攬威柄
 故云爾要刺史有舉揚人才之任亦可見合而觀之
 刺史之權可謂重矣及其遷擢也黃霸為揚州刺史
 以高第為潁川太守見循吏傳陳咸由部刺史歷楚國北
 海東郡太守見翟方進傳張敞為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
 太原太守滿歲為真見本傳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
 太守見本傳馬宮由青州刺史為汝南九江太守見本傳
 知其秩卑也

馮奉世傳子參由涇陵寢中郎超遷代郡太守中郎

出為太守云超遷而刺史則多有以卑秩得之者故

京房請以中郎補是職也又如孔光傳云博士選高

第為尚書次乃為刺史而滿宣由謁者出為冀州刺

史見賈捐之傳張敞由太僕丞出為豫州刺史見本傳皆以

朝臣之卑者充之其歲盡輒奏事京師見翟方進傳注九歲

稱職方得為守相見朱博傳其內遷則如翟方進何武僅

得為丞相司直特丞相之門下屬官耳各見本傳若王尊

為郿令遷益州刺史見本傳令可以徑遷刺史亦由秩

卑故也

刺史隸御史中丞

刺史權重矣而又內隸於御史中丞使內外相維陳
萬年傳子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
史薛宣傳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
曰聖化不洽吏多苛政大率咎在部刺史宣數言政
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
分明是也續百官志云御史中丞一人劉昭注引蔡
質漢儀云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
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又後書酷吏
周紆傳注引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糾察百司

郡國官簡

十三部分為郡國一百三其屬縣有蠻夷者曰道公

主所食曰邑侯所封為侯國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

守守之下則都尉與丞

諸王初以內史治民中尉掌武職相統眾官後省內史令

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此成帝時制見百官表而何武於哀帝時奏中尉官罷職并內史見本

傳武與莽為讐大每縣有令小縣稱長令長之下有

約元始仍復舊制丞尉漢官員數據表有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而郡

國官其簡如此至於令史掾屬多有通經術至卿相

者而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其非長吏而代長

吏治民者又未嘗槩從簡省也蓋其時風氣猶樸故能成治若後世之吏員其中固無人才而所謂里長

保正總甲牌頭者又烏可多設乎郡國縣道下所注若鐵官鹽官家馬

官工官服官發弩官雲夢官樓船官陂官湖官均輪官銅官金官木官橘官牧師官圃蓋官淮浦官羞官

之類皆微末下吏蓋不足道且多隨時隨地設立事過輒罷不常置者其正官則部刺史太守縣令都尉

丞尉外別無他官漢郡國官制可謂簡矣

漢制依秦而變

續百官志云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雖依秦

亦遞變之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郡領縣無冀充

等州名有監御史有守有尉有令有丞見史記秦始

皇本紀又曹參傳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破之東
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晉
灼曰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蕭何傳注蘇林亦曰秦
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高本紀秦二年沛公守豐秦
泗川監平將兵圍豐與戰破之文穎曰泗川今沛郡
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其下又云
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
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又李斯上書請天下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燒之合觀之秦制可見
監旣在守之上則似漢之部刺史但每郡皆有一監

則又非部刺史比矣蓋秦懲周封建流弊變為郡縣
惟恐其權太重故每郡但置一監一守一尉而此上
別無統治之者

夏侯嬰傳亦云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
胡陵降樊噲傳亦云擊泗水監豐下破泗水守薛西
此與曹參傳高本紀所述皆一事

嚴助傳秦時使尉屠睢擊越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
曰郡都尉姓屠名睢監郡御史名祿陳涉傳攻陳陳
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攻秦三十六郡中
無陳郡陳是縣名而為太守治所故云守令皆不在

每縣令之外有丞守丞必陳縣之丞代令守城者又
張耳陳餘傳耳說趙豪桀曰陳王奮臂天下莫不應
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叔孫通傳通對二世曰羣
盜鼠竊狗盜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彙而考之秦制
已明而漢制則仍秦而遞變者

秦監郡御史亦名郡長灌嬰傳云轉南破薛郡長師
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又云破吳郡長吳
下得吳守如淳曰長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愚謂此所謂
郡長必卽監郡御史師古兩注皆未明

南粵王趙佗傳叙元鼎六年平南粵事有粵桂林監
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按每部設監此
秦制也漢改部刺史則監罷不設矣佗本秦吏故南
粵尚用秦制郡有監此桂林卽秦時所置郡也服注
非

三國魏志夏侯元傳元議時事云秦不師聖道姦以
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與督監之容曲
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
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觀此知漢制因秦也宰官
卽縣令監牧卽郡守司察卽監郡御史元又謂五等

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今長吏皆君吏民橫重
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
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刺史太守屢更

刺史太守漢制屢有改更朱博傳翟方進奏古選諸
侯賢者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也今部刺史居牧
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
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
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博奏漢家置郡縣部刺史奉

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
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
樂進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
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
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愚考因方進奏改刺史爲州牧由六百石進二千石
事在成帝時先時刺史擢太守此時則太守擢乃得
牧矣所以方進之子義由宏農太守河南太守乃得
爲青州牧也此制行未久哀帝時爲朱博奏仍復舊
制至元壽復改爲州牧王莽變革光武建武元年復

置牧十八年又改刺史若漢末袁紹曹操輩為州牧

位尊權重與西漢初制迥不相同魏志劉馥等傳評曰自漢季以來刺

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至唐而刺史之名又移之太

守矣史童觀州刺史李兼制昌吳開舉

太守別稱

鼂錯傳稱郡守為主郡吏嚴助傳助為會稽太守帝

賜書謂之郡吏而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謂其邑子曰此賢將孫寶傳

寶為京兆尹吏侯文亦稱寶為將又酷吏傳嚴延年

為涿郡太守掾蠡吾趙繡稱延年為新將注新為郡

將也謂守爲將以其兼領武事此皆太守之別稱也
至後漢亦有此稱如後書馬援傳援戒兒子嚴敦書
杜季良豪俠郡將下車輒切齒吾常爲寒心又魯恭
傳恭弟丕爲郡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
鄭均傳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第五倫傳會
稽俗多淫祀前後郡將莫能禁此皆謂太守爲將也
又循吏童恢傳恢弟翊辟孝廉除須昌長聞舉將喪
棄官歸舉將當是郡守之曾舉翊者

守尉改名

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而史文間有追稱之者如樊噲傳云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劉攽云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愚謂都尉在圍卽可稱圍都尉劉以爲縣尉太卑未必能守城恐劉亦誤但秦本無都尉名郡都尉與縣尉同稱尉漢之改名當亦爲其易溷今此上言圍都尉必是追稱而下言守尉則是都尉代守守郡者耳知者高紀秦三年攻東郡尉於成武彼與樊噲傳同述一事彼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據

此知樊噲傳云守尉是都尉代守守
 史記南越尉佗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
 川令云云徐廣注云爾時未言都尉也周勃傳免相
 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被甲持兵以見攷此
 當文帝時尚未改名

十七史商榷卷十四

如弟子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此注甚分明大縣稱令小縣稱長侯國之相如令長王之相如太守同名而實異王莽傳莽出就新都侯國南陽太守選掾宛孔休爲新都相此侯國相故太守得選掾爲之然亦必權攝非真也

令長守相有高下

馮野王傳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孔光傳宣帝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然則令長守相雖相等而其中又自有高下長遷乃得令守遷乃得相也

郡國兵權

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甚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起事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後書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注引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弇事雖當王莽時其實沿漢舊制故注引漢官儀以明之又後書百官志五李賢注引漢官儀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

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部
塞烽火追虜或言八月或九月或歲終大約總在秋
冬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
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又安與太子反謀聞
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王與太子謀召
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名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
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
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觀此知諸侯王國中兵權相與
內史中尉兼掌之互相牽制三者有一不肯卽不能
發兵

王自除丞尉

衡山王賜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諸侯
王得自除國中百官表云縣丞尉四百石至二百石
漢儀注所言指丞尉也賈誼傳言諸侯王不法事云
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則非制矣

監刺史從事

蕭何傳何沛人爲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
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攷沛郡注云故秦泗水郡沛
是泗水屬縣何爲監郡御史從事能辨治故進爲郡
卒史王尊傳爲郡決曹史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

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監與刺
史大略相似故擇用所部卒史從事同朱博傳敕告
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刺
史從事之權如此

郡不言何屬

地理志郡國一百三言所屬者凡七十九不言所屬
者凡二十四詳攷之其不言者皆疏漏非有義例也
卽如臨淮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琅邪東海二郡皆
云屬徐州臨淮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泗水國不
言何屬而其上文楚國下文廣陵國皆云屬徐州泗

水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九真郡不言何屬而其
上文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其下文日南六郡皆
云屬交州九真之屬交州無疑而獨不言卽此三處
推之則其餘郡國之不言者皆疏漏可知且其所屬
有屬冀州屬兗州屬青州屬徐州屬揚州屬荊州屬
豫州屬幽州屬并州屬益州屬交州屬司隸而獨無
雍州改名之涼州亦皆疏漏耳百官公卿表明言部
刺史奉詔察州員十三人地理志明言漢兼禹貢職
方州名有徐梁幽并改涼益增交趾朔方爲十三部
平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

農桑若涼州不為部則僅十二人矣足明郡國之無屬涼州者乃疏漏也自武都以下至北地凡十郡皆不言何屬據續志內惟天水東漢改名漢陽而皆屬涼州東漢如此西漢可知班不言非疏漏而何又據百官表及續志司隸所屬有七郡今獨河內河南言屬司隸餘皆不言亦疏漏也

續郡國遂州分敘界畫井然似反勝于前志

元始戶口

每郡首列戶口之數而於京兆尹冠以元始二年師古曰漢戶口元始最盛故舉之以為數愚謂元始平帝號是歲壬戌王莽秉政戶口之盛必多增飾班氏

豈不知之蓋取最後之籍以爲定不必以其盛也
但有合郡戶口數每縣下無之而京兆尹長安縣左
馮翊長陵縣右扶風茂陵縣潁川郡陽翟縣僑陵縣
並有戶口河南郡雒陽縣南陽郡宛縣蜀郡成都縣
魯國魯縣楚國彭城縣有戶無口其詳略皆無義例
有別書之無則闕各縣戶口皆注於其縣之下獨雒
陽注於郡名下書法參差亦無義例

郡國屬縣之數

周勃傳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泗
水郡卽沛郡也今地志沛東海二郡共有七十五縣

蓋元始時漢新置之縣比秦已多再倍有餘又云降

太原六城今地志太原凡二十一縣亦比秦多再倍

有餘高紀六年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高祖之六年在周勃降太原之後而其數與勃傳及地志皆不同又云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

縣今地志雁門十四縣比舊反少三縣雲中十一縣

比舊反少一縣又云定代郡九縣今地志代郡十八

縣則比舊多其半又云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

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今地志上谷十五

縣比舊多三縣右北平十六縣數適相符而遼東祇

有十八縣漁陽祇有十二縣比舊反少甚多高紀十

有十八縣漁陽祇有十二縣比舊反少甚多高紀十

年趙相周昌奏常山有二十五城地理志常山屬縣
僅十八比舊反少七縣靳歙傳降邯鄲郡六縣今地
志趙國卽秦邯鄲郡屬縣僅四比舊反少二縣其分
割之詳不可攷矣

建置從略

地理建置沿革無常以最後爲定戶口據元始疆域
當亦據元始也攷文三王傳梁孝王國四十餘城孝
王卒景帝中六年分爲五國四人別爲濟川山陽濟
東濟陰四國而太子共王買仍封梁共王子平王襄
以罪削五縣餘尚有八城此武帝時事當武帝未削

之梁國得初封五之一屬縣有十三今志於彼四國則有山陽郡濟陰郡皆即景帝故國東平國即濟東國獨不見濟川國惟此一國疆域竟無所見已屬缺

漏

史記世家梁孝王子明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罪廢地入漢為郡今志無濟川郡

又志

濟陰屬縣九東平屬縣七皆與梁國畧相等獨山陽屬縣多至二十三決不此國獨多如此然則山陽郡下本注雖言景帝中六年為國武帝建元五年為郡

其實郡界非國舊界大約別割他地益之或即將濟川一國併入未可知且以四十餘城分為五計之十三也九也七也三國已得二十九加山陽二十三

國已得五十二尚有濟川不在內數大不符可見山陽郡界非國界文三王傳山陽王景中六年立立九年國除適當建元五年此志與傳合獨屬縣非國之舊而班略之此皆分割大事班氏槩略之竊謂史法貴簡獨建置沿革乃地理之至要宜條析而詳書之詞繁而不殺爲佳無如志之一體班氏所剗風氣初開義例疏濶不能詳析也凡如此類不可枚舉舉一以資隅反

分割雖據元始又有不拘者文三王傳清河王年當地節中已國除元始二年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

亦見諸侯王表廣宗是元始所建國志中略不載則
是又不據元始矣例俱不定

傳言梁國削餘八城志梁國所屬恰八縣若據此則
是梁孝王之孫平王襄當武帝時削五縣餘尚有八
縣直傳至元始時尚是武帝時之故疆矣而今攷之
則不然襄立四十年蒙其下傳五世至名立者嗣立
爲王當成帝元延中又坐罪削五縣則餘只有三縣
矣至元始中立又坐廢爲庶人自殺國除後二歲葬
白太皇太后立孝王元孫之曾孫音爲梁王奉孝王
後葬篡國絕志據元始梁國當三縣而列八縣何也

足見班氏於建置從畧又如志列淮陽國而此國屢
爲郡屢爲縣注絕不及已詳後淮陽郡汲黯傳云云
一條而梁平王襄傳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
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
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求反急睢陽是梁國屬
縣縣不當稱太守史記世家述此事作淮陽太守彼
是也漢書誤作睢陽太守耳然武帝時制王國有內
史治民中尉掌武皆二千石若太守則治郡者王國
無之可知武帝時淮陽爲郡不爲國而志不及建置

之略如此

犴反史記作類犴反索隱
云人姓名恐當從漢書

武五子燕刺王旦傳武帝末年坐罪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其後昭帝時又益封萬三千戶其下文卽云
發民大獵文安縣則昭帝時益封已還其所削縣矣
其後謀反發覺自殺國除今地志大字無燕國而安
次文安則屬勃海郡良鄉則屬涿郡可見燕國除後
其縣入此二郡而二郡注皆云高帝置不知幾經分
割後尚是高帝之舊乎必不同矣且燕地必更有入
漁陽右北平等郡者不止二郡今皆不可攷又旦傳
宣帝又封旦太子建爲廣陽王傳至莽不絕志有廣
陽國注云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

本始元年更爲國屬縣只四縣首縣薊下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旦令羣臣亦曰燕雖小召公建國則薊必是旦所都元鳳之廣陽郡卽燕國除爲之及更爲國嫌太大故又割入勃海等郡僅存四縣也班於建置沿革太略然此等分割糾紛若必逐縣詳注又嫌繁瑣則似亦有不得不如此從略者

志山陽郡注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其屬首縣昌邑注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武五子傳云昌邑哀王壽天漢四年立夢子賀嗣昭帝崩徵賀立之淫亂廢歸國賜

十七史商榷卷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

刺史治所

續漢百官志云刺史各主一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既以八月出巡則平日必有治所乃劉昭注則云孝武始制刺史監糾非法傳車周流匪有定鎮昭說未的而閻氏若璩遂云通鑑齊孝王孫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此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三省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治豈知西漢刺

史稱傳車居無常處者乎閩雖云爾而刺史治所明
見朱博傳又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
古注引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
所閩似失考但地理志於刺史所治之縣竟未一及
耳

三國魏志夏侯元傳元議時事司馬宣王報書云故
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又唐六典第三
十卷云武帝元光三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居無常
所後漢則皆有定所此閩說所本然朱博非前漢乎
大約因其乘傳周行故隨便言之

太守治所

太守都尉皆當有治所今都尉治所夾注中甚多而太守治所竟絕不一及何也夫都尉治所大率不在首縣且與太守不同治是以注明乃太守治所亦不盡在首縣而竟絕不一及則疎矣

續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關中記云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今前志於高陵注云左輔都尉治蓋京城只長安一縣三輔共治之左馮翊亦治長安故高陵得爲都尉治都尉不與太守同治也

聞若璩云郡國志凡縣名先書郡所治此惟東漢則然西漢不爾歷攷志傳以證之爲治者二十有六江陵也平襄也宛也陽翟也薊也彭城也邯鄲也臨淄也雒陽也廣陵也昌邑也吳也壽春也郟也相也成都也長子也濮陽也無鹽也魯也江州也涿也熨道也故苴蘭也邛都也滇池也不爲治者三梁國首碭却不爲治治睢陽王國以內史治民而梁孝王武傳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也汝南郡首平輿亦不爲治治上蔡以翟方進傳知之左馮翊首高陵亦不爲治治長安以趙廣漢傳景帝紀注及百官表知之

而韓延壽傳云延壽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尤明證也胡三省注通鑑地理號佳者亦不知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治稠陽不知稠陽都尉治太守不與都尉同治也愚謂闔說是矣而有未盡者據高紀下卷漢六年韋昭注推之丹楊郡首宛陵而其實不爲治治丹楊說詳後第十七卷而闔遺漏未舉南陽郡首宛縣而翟義傳云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至矣知宛亦非太守治也而闔亦遺漏

未舉西河郡首富昌不爲治治平定見東觀漢記唐
元和志敘汾州沿革一段內言漢武帝置西河郡理
富昌亡友休寧戴吉士震辨其誤見戴氏遺書之二
十三文集卷八而闕亦不知也

水經三十七卷葉榆水篇注麋泠縣漢武帝元鼎六
年開都尉治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然則交阯郡太
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
開者不可以一例論至後漢則交阯太守改治龍編
交州刺史政治廣信矣

都尉漏書

卽以都尉論之郡國一百三有都尉者凡五十九無
都尉者四十四此四十四郡國果無都尉乎抑有而
不書乎京兆尹下當有都尉闕漏不書別見其他如
河東都尉趙護拜爲廣漢太守見成紀及薛宣傳張
湯之元孫放亦嘗爲河東都尉見湯傳周陽由亦嘗
爲河東都尉見酷吏傳河東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
東無都尉哀帝擢右師譚爲潁川都尉見息夫躬傳
潁川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潁川無都尉景帝召拜枚
乘爲宏農都尉見本傳據志武帝元鼎四年置宏農
郡則景帝無此郡當係追書
又尹翁歸舉廉爲宏農都尉見本傳宏農有都尉甚

明而今志宏農無都尉杜周之曾孫業嘗爲上黨都尉見周傳上黨有都尉甚明而今志上黨無都尉又義縱爲河內都尉亦見酷吏傳河內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內無都尉趙充國傳交國至金城渡河遂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金城有都尉甚明而今志金城無都尉皆脫漏也且卽以百官表所列都尉名目論之於平常都尉之外別列者僅有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三種名目而關都尉必司關津天下關津多矣乃僅巴郡魚復縣江關都尉一見他如宏農郡宏農縣下注云故秦南谷關攷杜周之曾孫業

亦曾爲留谷關都尉此事亦見周傳而辛慶忌之子
遵亦曾爲之見慶忌傳丞相車千秋之弟亦曾爲之
見魏相傳張敞亦曾爲之見本傳此正百官表所謂
關都尉也志乃但注關名不言有關都尉明係脫漏
則其他脫漏者多矣農都尉必司農事敘傳云班况
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
是也此亦必不止一處乃僅張掖番和縣一見何也
其必有脫漏明矣屬國都尉志五見天水勇士縣安
定三水縣上郡龜茲縣西河美稷縣五原蒲澤縣是
矣而張掖亦屬國都尉匈奴傳右賢王犁汗王四千

騎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擊破之是也今志張掖郡但云都尉無屬國二字此又脫文也若乃左輔右輔都尉以三輔故別之各郡東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都尉以一郡中不一都尉故別之亦非別立名不必提出至於騎都尉天水獬道一見宜禾都尉敦煌廣至一見主騎都尉安定參緝一見渾懷都尉北地富平一見匈歸都尉上郡一見旣別立名自與平常都尉不同宜於表中提明此官制所關而表竟不言是又表之疏漏也

王溫舒爲廣平都尉尹齊爲淮陽都尉皆見酷吏傳

而今志此二國無都尉此則非漏書蓋此是國非郡
國但有相有內史有中尉不當有都尉但二國會罷
爲郡終爲國觀年表及汲黯傳黯曾爲淮陽太守卽
可見酷吏傳據爲郡時耳志所載二十國無一都尉
知二國亦不當有

書法體例不一

以都尉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治縣下而五原
郡下注云東部都尉治稠陽屬縣稠陽下不注朔方
郡下注云西部都尉治窳渾屬縣窳渾下不注而其
他縣渠搜下則又注中部都尉治廣牧下則又注東

部都尉治此其體例之不一者也

汝南郡下注云莽分爲賞都尉其屬

縣汝陰下注云都尉治宜祿下注云莽曰賞都亭未詳

又以雜官書法論之大

約皆注於其所置之縣下如京兆尹鄭縣下注有鐵

官之類至宏農郡下注有鐵官在黽池又於宜陽縣

下注在黽池有鐵官也而黽池縣下反不注河南郡

下注有鐵官工官其屬縣無之泰山郡下注有工官

不言在何縣其屬縣奉高下又注有工官廣漢郡下

注有工官其屬縣雒下又注有工官

貢禹傳如淳注但言廣漢有工

官亦據文而說耳

太原郡下注有鹽官在晉陽其屬縣晉陽

下又注有鹽官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以山之書

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在之縣下而雁門郡下注
勾注山在陰館其屬縣陰館下不注此亦其體例之
不一者也以水之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出之
縣下然有詳言其過幾郡行幾里者有不言過幾郡
行幾里而但言其所出所入者此亦其體例之不一
者也以各郡建置之書法論之有但云某帝置者有
詳述某帝某年置者又郡國皆注建置沿革縣無之
而亦間或有之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蓋本無一
定體例有因其故籍之詳畧而詳之畧之者有臨文
麤疏失於檢照遂成疵類者有傳寫差誤未經校改

者魯地一條末云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
之其事未審班書之當考者蓋亦多矣

敦煌郡效穀縣下注本漁澤障也攷孫寶傳尚書僕
射唐林坐朋黨比周左遷敦煌漁澤障候則效穀縣
下當注云有候官今無者亦脫漏且其上敦煌縣下
有步廣候官而效穀無候官脫漏顯然想雜官脫漏
者當不止此一處

王都

凡縣之封侯者必注云侯國仍屬郡與他縣不爲國
者同而王國則改稱國若縣之爲王都者如江夏郡

邾縣注云衡山王吳芮都清河郡清陽縣注云王都
泰山郡盧縣注云濟北王都桂陽郡郴縣注云項羽
所立義帝都此南海郡番禺縣注云尉佗都信都國
信都縣注云王都廣陵國廣陵縣注云江都易王非
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可見王都不必定在第一縣其
書法詳畧參差并以現在之王與已往之故王襍錯
而書之不必論但王都多矣獨見此七處何也其義
例不可曉

文三王傳代孝王參傳代王都晉陽今太原郡晉陽
不注此類甚多不悉出

梁國屬縣八睢陽居末此國自孝王武始封而七國
 反梁守睢陽孝王又廣其城大治宮室睢陽為梁都
 甚明賈誼請徙代王都睢陽代王即乃居末此國直
孝王武後果徙王梁當如誼策
 傳至元始方除蓋始終都睢陽而志以居末可見王
 國都不必定首縣舉一可知其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王', '武', '始', '封', '而', '七', '國']

十七史商榷卷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一

故郡

秦以京師為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郡見班地理志

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為三十六郡裴駟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却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鄣郡黔中是為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為秦置無疑史記南越傳於敘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事之下乃云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注九郡名有南海鬱林日南鬱林即桂林日南即象郡此皆秦郡非武帝始置也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

海等三郡是三十二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

十六郡之數班志疑誤

後書南蠻傳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

象郡詳蔚宗意亦非謂一并天下即有領外意亦是說後來所置

漢西南夷傳楚威

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

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

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漢興皆棄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郡數內而

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黔中

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
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
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
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
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
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卽率越兵來
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志去三外應
入內史蓋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
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尚少二姑闕其疑鄣郡亦似非
說見下

高紀漢二年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卽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按隴西上郡乃秦故郡非新置其餘三郡皆新置見本志蓋雍州地已爲雍塞翟三國今滅其國置五郡三郡新置二郡復故非新置而不分析者史約言之耳又高紀漢二年韓信虜魏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魏豹傳畧同三郡皆秦故郡而此云云者非謂漢始置此郡也項羽王豹於河東爲西魏王則此三郡爲魏國不爲郡矣今虜豹以其地仍爲郡復故非新置史

約言之又荆王劉賈傳賈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南郡秦故郡此亦復故非新置據文當云復以臨江爲南郡史約言之又高紀漢三年擊趙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常山高帝新置代郡秦故郡復故非新置不分析者史約言之惟高紀漢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劉攽辨豫章傳寫誤加此條則劉說是非豫章新置餘四郡秦故郡而史家約言之之謂

樊噲傳破河間守軍於杠里河間國文帝二年置此云河間守亦必楚漢間權立其名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高紀秦二年斬三川
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其下文敘項羽分割
諸侯以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其下文漢二年河南
王申陽降漢置河南郡郡名因項氏所立故國名
高紀漢六年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
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爲楚王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
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
三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
韓王信都晉陽此段乍觀之以一故字貫下諸名似

有十六郡皆秦故郡矣詳攷之則惟碭郡薛郡雲中

雁門代郡太原六郡為秦故郡其餘若吳郡則後漢

所分說詳後非秦郡至東陽文潁以為即下邳乃東

海屬縣非秦郡臨淮屬縣有東陽名同地異鄆郡文潁以為丹楊

文潁是說楚漢間鄆郡地即漢武帝丹楊郡地非說

郡治在丹楊縣蓋武帝時丹楊郡所治自在丹楊其

前則為鄆郡治故鄆故韋昭曰鄆郡今故鄆縣也後

郡徙丹楊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此即今廣德州

春秋以來名桐汭當鄆郡治此之時不知何名後武

帝改郡名為丹楊郡其治亦徙丹楊縣其後直至孫權方改秣陵

為建業丹楊郡治徙於此六朝都此以丹楊尹比京兆尹今江寧府上元江寧二縣也而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疑是西漢丹楊郡治

鄣郡實非秦郡

沈約宋書州郡志云丹楊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武帝元封二年

為丹楊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楊移治建業如約說漢丹楊郡治宛陵如韋昭說則治丹楊韋昭三國吳人通經大儒沈約齊梁人輕薄文士沈說自不如韋說可據今定從韋

郟郡文穎以為東海郡志於東海下注高帝

置應劭則云秦郟郡而郟郡實非秦郡疑此皆楚漢

間權立其名其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除膠

東城陽漢國外餘以本紀及諸侯王表并史記齊悼

惠王世家等篇攷之或為文景以後所建國或為縣

名不但非秦故郡并有非漢郡者此在秦皆齊郡琅

邪郡二郡地耳作史者立文取便隨意言之假借後

名以紀前事故其文參錯如此其縣數雲中雁門代郡志凡四十三縣此

云五十三太原志凡二十一縣此云三十一四誤為五二誤為三耳餘姑勿深攷

丹楊郡注故鄣郡劉敞原父刊誤云秦分三十六郡

無鄣郡此但當云故鄣不當益郡字此劉之誤非班

之謬劉固未喻班意也凡秦所置故郡漢因之者則

如河東郡但注云秦置是也秦所置其後有所改易

而復故者則如潁川郡注云秦置高帝五年為韓國

六年復故是也秦所置漢直改之者則如河南郡注

云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是也不因秦名屢經改易
卒從後定者則如京兆尹注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
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
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是也若
廬江郡注云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所謂故淮
南者卽高帝紀四年立黥布爲淮南王是也所謂文
帝十六年別爲國者卽淮南王傳文帝立厲王子賜
爲廬江王是也然則高帝卽稱故不必秦高紀六年
已有鄣郡故云故鄣郡何必以秦無鄣郡欲去郡字

邪吳王濞傳荆王劉賈爲黥布所殺高祖破布立濞
爲吳王王三郡吳卽荆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

稽為荆吳文類曰即今吳也高帝六年為荆國十年
 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三郡即東陽郡鄣郡
 吳郡其下又云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
 注云此有豫字誤但當云章郡今故章也其下又云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豫字亦衍然
 則漢初已有鄣郡甚明但不知其所始

灌嬰傳既斬項籍度江定吳豫章會稽郡此史記文
 班用之者會稽秦故郡豫章新置至於分吳會稽為
 二則據續志後漢順帝始然班固卒於和帝永元四
 年分二郡之事固所未及見况司馬遷乎吳王濞傳
 云上患吳會稽輕悍亦以吳會稽並言若謂漢初已
 有吳郡恐未必然蓋會稽郡屬山陰縣注會稽山在
 南揚州山越王句踐本國此實今紹興府治若蘇州

府治吳縣則吳本國也秦人無端忽移越國都之名以名吳國都名實不相應當時人稱謂之間必有不順於口而嫌於舉此遺彼者故往往以吳會稽連言之由今揣之當必爲是范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卷考證門歷引三國六朝人言吳會皆指兩郡而言非謂吳門爲東南一都會此雖在既分兩郡後而西漢人之稱吳會稽意亦如此讀者皆勿泥

莊子釋文云浙江今

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吳會稽猶言吳越

縣名相同

郡國縣邑名同者則加東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別

之京兆尹有新豐沛郡有豐故此加新有下邳隴西
 郡有上邳故此云下河南郡有新鄭京兆尹有鄭故
 此加新東郡有東武陽犍爲郡有武陽故此加東而
 泰山郡又有南武陽陳留郡有外黃魏郡有內黃故
 此云外潁川郡有新汲河內郡有汲故此加新南陽
 郡有西鄂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江夏郡有下雒南
 陽郡有雒故此加下山陽郡有南平陽河東郡有平
 陽故此加南而泰山郡又有東平陽鉅鹿郡有下曲
 陽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云下而九江郡亦有曲陽
 續志作西曲陽清河郡有東武城左馮翊有武城故

此加東而定襄郡亦有武城涿郡有南深澤中山國

有深澤故此加南勃海郡有東平舒代郡有平舒故

此加東千乘郡有東鄒濟南郡有鄒故此加東濟南

郡有東平陵右扶風有平陵故此加東五原郡有西

安陽代郡有東安陽故此云西遼西郡有新安平涿

郡豫章郡俱有安平故此加新崑川國又有東安平

故云東而遼東又有中山國有北新成河南郡有新

西安平闕說詳後成故此加北而北海郡亦有新成東平國有東平陸

西河郡有平陸故此加東惟常山郡有南行唐而他

郡別無行唐則不可攷

其無東西等字為別者據錢大昭攷得相同者亦甚

多有一縣三見者如曲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

一屬交趾郡交趾作易師古曰古陽字建成一屬勃海郡一屬沛

郡一屬豫章郡安定一屬鉅鹿郡一屬安定郡一屬

交趾郡有一縣兩見者如劇一屬北海郡一屬菑川

國定陶一屬濟陰郡一屬定襄郡西平一屬汝南郡

一屬臨淮郡陽城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郡平昌一

屬平原郡一屬琅邪郡成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濟陰

郡東安一屬東海郡一屬城陽國新陽一屬汝南郡

一屬東海郡鍾武一屬江夏郡一屬零陵郡成一屬

涿郡一屬泰山郡新市一屬鉅野郡一屬中山國建
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平安一屬千乘郡一屬
廣陵國平城一屬北海郡一屬雁門郡臨朔一屬東
萊郡一屬齊郡新都一屬南陽郡一屬廣漢郡昌陽
一屬東萊郡一屬臨淮郡定陵一屬潁川郡一屬汝
南郡高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安定郡饒一屬北海郡
一屬西河郡高陽一屬涿郡一屬琅邪郡武城一屬
左馮翊一屬定襄郡廣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廣平國
陰山一屬西河郡一屬桂陽郡樂成一屬南陽郡一
屬河間國富平一屬平原郡一屬北地郡成安一屬

陳留郡一屬潁川郡復陽一屬南陽郡師古音房目反一屬

清河國應劭音腹鄴一屬南陽郡孟康音讚一屬沛郡應劭音嗟武

陽一屬東海郡一屬犍為郡鄴一屬京兆尹一屬山

陽郡成鄉一屬北海郡一屬高密國安陽一屬汝南

郡一屬漢中郡陽樂一屬東萊郡一屬遼西郡武都

一屬武都郡一屬五原郡歸德一屬汝南郡一屬北

地郡東陽一屬臨淮郡一屬清河郡黃一屬山陽郡

一屬東萊郡安邱一屬琅邪郡一屬北海郡開陽一

屬東海郡一屬臨淮郡樂陵一屬平原郡一屬臨淮

郡安成一屬汝南郡一屬長沙國西陽一屬江夏郡

一屬山陽郡安平一屬涿郡一屬豫章郡高成一屬南郡一屬勃海郡新昌一屬涿郡一屬遼東郡新成一屬河南郡一屬北海郡

三輔

分一內史爲左右又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又改主爵都尉爲右扶風亦治右內史是爲三輔武帝太初元年所定此地理志文而亦見百官表彼下文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元鼎在太初之前然則三輔分治其制當元鼎已定特其名尚未改耳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詔中尉左右內史云云師古曰
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其下
又云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云云師古曰中尉及左
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
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再追溯之則前引高
紀河上渭南中地高帝時已分為三

據百官表三輔各有一都尉而地理志左馮翊高陵

縣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鄠縣右輔都尉治京兆尹獨

無都尉此係疏漏汲古閣刻百官表作二輔都尉何義門改三南監本亦作三趙

漢傳云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京輔

卽京兆其治華陰見宣紀本始元年注三輔俱有都尉甚明張敞傳云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左右輔有都尉無京兆獨無之理

循吏傳黃霸淮陽陽夏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吏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凡卒史皆用本郡人祿百石三輔不然故如淳云云

宗室不宜典三河

劉歆傳歆忤執政大臣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云云宗室不宜典三河不

曉其何故他無所見獨見於此俟考

不宜與三四不

隱始與前并海又大山來出前更海內太安以宗

宗室不宜與三四不

昭寧三區云

昭寧三區云

次與首出及卒史皆用本鄉人鄉百為三聽不然對

鄉則三轉語皆用本鄉人而卒史隨二百百他隨

番夷對黃真郡出則夏人備法語隨二百尋卒史唯

或為順或為順首隨法語京兆隨法語

國封則鄭鄭鄭在京兆與京朝身父中皆隨法語

昭京漢其命華劍良宜察本命云乎出三轉身官隨

十七史商榷卷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二

地理襍辨證一

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其說甚明白而臣
瓚乃謂周自穆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桓公為周
司徒寄帑於虢會幽王既敗滅會滅虢居鄭父之丘
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駁之謂穆王無
都西鄭事桓公死幽王之難其子武公始東遷新鄭
是矣按說文鄭周厲王子友所封宗周之滅鄭徙潛

一 身商林 卷一八
洧之上今新鄭是也河南郡屬縣有新鄭特加新字
所以別於京兆之鄭爲桓公始封邑也兗州山陽郡
之鄭則與此無涉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按郡國志注前志有
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傍建
元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南監本脫誤並
同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
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
子孫沂音先歷反視讀曰示京兆安得有沂水嘉定

錢坫獻之云據水經注第十六卷滻水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沂水當作滻水錢說是顏乃讀沂爲先歷反則以此爲音析謬甚唐初本已誤矣又北入渭之下衍一師字視子孫之下脫師古曰三字南監脫誤並同

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按禹貢山水班載之者分三等但稱禹貢者蓋博士所習今文家說云古文以爲云云者此孔壁中所得孔安國說有不稱古文并不著禹貢而直言在某處者蓋以目驗著之此梁山卽冀州治梁之梁龍門卽導河至

於龍門者也詳尚書後案司馬遷自序云遷生龍門
徐廣曰龍門在馮翊夏陽縣張守節曰遷即夏陽縣
人至唐改韓城縣

懷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
渭雍州寤按北條荆山即所謂導嶭及岐至於荆山
者馬融三條之說本此詳見後案職方雍州其浸渭
洛鄭注洛出懷德非導熊耳之洛

徵注云左傳所云取北徵取上南監有王字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詳後案甘誓

又云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即雍州豐水攸

同亦見後案人可莫執不道對世常口東逐矣持送
釐注云音怡怡南監作胎是

郁夷詩周道郁夷師古曰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書
盤庚遲任陸德明音直疑反又引徐邈音持夷反匡
謬正俗云遲任音夷亦音遲陵遲或言陵夷遲卽夷
也

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詳後案禹貢冀州

漆水在縣西卽雍州漆沮旣從詳後案

泝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泝山雍州山卽禹貢導泝詳

後案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是

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
在縣東俱見禹貢雍州詳後案

宏農郡宏農衙山領下谷燭水所出北入河衙南監
同水經注作衡傳寫誤

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熊耳山見禹貢
導洛伊水見豫州俱詳後案

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見豫州詳後案

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豫

州川過郡二宏農河南也豫州川職方豫州其川榮

雒是也鞏縣入河漢時水道後世洛口東移矣詳後

案

河東郡屬縣二十四而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爲河東太守重翁歸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使闕孺部分北翁歸部分南彼八字必是四字之誤

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此卽所謂導沈水東流爲濟云云者此志但云垣而鄭康成彼注稱東垣職方注及說文水部同未詳武德入河爲禹迹其後改從温縣入河而河北濟源日短說詳後案

何氏讀書記於河內郡温縣下評云續書郡國志温下注

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孟堅不載豈為此邪
濟四瀆之一孟堅豈有不載河內河東相隔一繙紙
讀漢書太善忘矣此書過郡九謂河東河內河南濟
誤者不悉出聊一見之

陰山陽東郡平原勃海千乘也

魏霍太山在東冀州山即禹貢冀州至於岳陽職方

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是詳後案

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即冀州壺口詳後案注云

翟章救鄭至於南屈至南監作次

太原郡榆次梗陽鄉魏戊邑戊南監作成

鄔九澤在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見職方

汾陽北山汾水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冀州寤

按過郡二太原河東也職方冀州其浸汾潞
上黨郡長子濁漳水入青漳青南監作清是

沾大黿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
冀州川休寧戴震東原云黿本要字篆文要似黿故
誤戴說是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
作阜成詩邶鄘衛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清
漳卽禹貢冀州至於衡漳過郡五上黨郡魏郡廣平
國鉅鹿郡信都國也冀州川見職方俱詳後案
壺關注云有羊腸版版南監作阪是

泣氏注云絕水所出絕字疑南監同後書萬修傳子

普封涇氏侯注涇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涇谷水故
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

河內郡州共州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北山淇水
所出鄭康成以爲共水卽禹貢所謂導河北過降水
者詳後案

朝歌錢大昭云續志謂前書注鹿臺在城中今無此
句

棗王太行山在西北卽禹貢所謂太行恒山者詳後
案

蕩陰注云蕩水東至內黃澤蕩廣韻作蕩澤字上下

疑有脫誤

河南郡雒陽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南監作二十二
年當作三十二年

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見職方

卷廣韻作卷後馬援傳亦作卷李賢注卷縣故城在
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穀成禹貢漣水出晉亭北見豫州詳後案續志作穀
城

密有大隗山潁水所出說文水部作大隗

新成續志作新城

開封注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
忌澤是也哀十四年左傳疏引此發作廢逢陂忌澤
作逢忌陂

成皋續志作成畢班注有虎牢而顏注作獸牢避唐

諱

東郡頓丘注頓丘謂一成而成南監作一頓而成是

此誤

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卽禹貢
兗州浮於濟漯之漯過郡三東郡平原千乘也詳後

案

臨邑有凍廟凍南監作涕是此誤當引文館南監志
壽良注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父叔南監作叔父
是故當作改南監亦誤世祖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
故諱之

樂昌水經注作昌樂非

陳留郡小黃成安黃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
封工濮渠水首受凍南監作涕是

偽續志作隲屬梁國

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杜預
釋例曰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

縣入泗

潁川郡密高古文以為外方山即禹貢所謂熊耳外

方詳見後案

綸氏續志注云建初四年置建初是後漢章帝號如

此縣果係建初所置班氏安得載之疑彼文誤或是

武帝太初或是元帝建昭成帝建始哀帝建平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為賞都尉案此郡屬縣宜祿縣

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為賞都尉者疑即賞都之尉別

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汝陽注女讀曰汝下汝陰同汝陰當作女陰南監亦

誤

鮑陽注孟康曰鮑音紂南監此下有紅反二字是此

脫

新息息說文作鄔云姬姓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鄔

南陽郡穰說文作鄴云今南陽鄴縣

比陽注云比水所出水經注二十九卷有泚水實即

此比水俗刻多誤作泚水并廬江瀉泚水亦誤作泚

觀班志愈見彼俗刻之誤後漢皇后紀章德寶皇后父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

陽公主和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皇太后尊母泚陽公主為長公主兩泚字皆當作泚

平氏禹貢桐栢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

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淮陵禹貢疏引之又
誤作睢陵其實則當作淮浦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
浦縣入海淮浦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過郡四者
南陽汝南九江臨淮也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三
千當作二千南監誤並同

春陵後漢建武十八年更名章陵師古曰元朔五年
以零陵冷道之春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春陵侯至
戴侯仁以春陵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案王子侯表
戴侯名熊渠孝侯名仁師古乃引作戴侯仁非也
復陽注在下復山之陽下當作大南監誤同

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按後丹楊郡丹楊縣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篇陸氏釋文云郢楚都在江陵北江陵卽今湖北荊州府治而丹楊頗多異說辨見後

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南條荆山卽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之荆漳水卽導漢節所謂滄浪之水陽水卽夏水亦卽滄浪但隨地異名詳後案

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雲夢見禹貢荊州藪見職方夏水見上亦卽荆

州沱潛既道之沱俱詳後案

中廬郡國志作中盧

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卽江別出者此說非
是鄭康成駁之爾雅水自江出爲沱師古妄附會之
詳後案

編注云有雲夢官南監同校本改作宮此特因下江
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耳其實未見必爲宮

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高成
澗山澗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
行五百里巫與夷道高成與華容俱屬南郡二水所

過俱不當有二郡二俱當作一南監誤同

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章山鄭
康成尚書注作立章山郡國志同不知是別名抑或
傳寫誤分章字頭別加立字詳後案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詳後案

江夏郡沙羨音灼曰羨音夷楊慎曰文之謚辭曰羨
文璧之謚塚曰璧羨沙羨音夷蓋方言耳

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說見下文詳後案

潯泚山泚水所出泚水見水經注三十二卷俗刻多
誤作泚水觀此益知彼俗刻之訛此與前南陽比陽

比水無涉

睨从目後馬援傳作睨从日傳寫誤耳彼李賢注睨
今舒州懷寧縣俗乃作睨說文絕無此字俗妄作之
遂盛行幸漢書可攷

九江郡注云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
狩元年復故第一縣壽春邑注云楚考烈王自陳徙
此水經注三十卷淮水篇云淮水東北流逕壽春縣
故城西縣卽楚考烈王所徙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
兼得廬江豫章地故以九江名郡按此九江卽禹貢
所謂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者詳見後案趙宋人

妄造異說未讀漢書耳

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
肥按夏水與淮合之淮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闕
駟之言與應劭同余按川流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
應闕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
肥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古文舊有夏案又說文

曲陽郡國志作西曲陽常山有上曲陽鉅鹿有下曲
陽此西字不可省
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
二百八十八案張敞傳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二者不同志據元始故也卽此可見元始比盛漢倍
之
湖陵禹貢浮於泗淮通於河水在南泗淮當作淮泗
河當作滸見說文水部所引當從之今尚書亦作河
誤與班志同類說文引得存古文說詳後案又說文
作胡陵本注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湖陵侯
更名湖陵疑此二湖字俱當作胡許慎應劭俱據後
漢所改而言

橐莽曰高平漢章帝復莽故號曰高平

鉅壑大壑澤在北兖州藪大壑卽大野見禹貢詳後

案又見職方

一七二

卷八

三